尤菴集 十一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書

與宋明甫浚吉　己卯正月

前後書一幷來到愛玩數周何等慰豁不審夜來調況有相否弟旣過練日與諸親相散而歸情懷倍惡悲哉悲哉遠兒之病殊可念然小兒有何傷損而病根種下哉趙書看來定是依違兩占之意良惟良惟冠儀誠不可草草自兄草草於何見得不草草哉吉凶旣非同日則行之似無妨而於心旣不安則不必抑而行之更在商量也居家讀書之戒豈敢守於兄家行禮之日哉然以我代文丈之任則決不敢須臾

筮別人如何如何延相雖賢且親恐未合連媾無已則天休似可矣永同則弟亦不敢更問矣狀草標記無非精切徐當奉繹一一拜稟也李孝病極用愍念只恃蒼蒼者耳馬首之想極感弟亦爲兄採得一朶白芍後當奉呈享祀之論果無逕庭慰幸無任然豈能無傍吠矛盾之患耶汜疑事極用恠恨顏筆語録解依受千萬臨行忙甚不宣

又 己卯四月

數日連枕便有一月之阻信此間戀苦未可容易說盡即惟春盡夏來道況佳勝弟拙狀仍故而昏惰日甚益思親勝己資警益而不可得也曾爲尋醫一旬

於三山而不遇事之難成如是哉姪子尚留門屏耶此子於展拓甚不相近須別賜提掖何如胤家昏更無進退耶東作若歇切擬挾書徃從第未知已還山中耶因便示及爲佳士元連與對案耶希仲近得書否渠云欲以毅之一字奉戒明甫兄云未知眞的對劑耶千萬紙縮不伸

又 庚辰正月

歲序新又新矣伏惟寢興體道愷悌享神引傒門墻何日敢忘頃在永山獲奉初八累紙於十八晨夕展覿蓋十回而無射也弟自初八至十七凡過四度祀事其間又遭尹退之妻喪心神都卸塊然一木偶耳

時事不欲言諸向見清老封事令人竪髮而起立可
尚也已避兵之議此處亦無定計只是到頭隨遇而
禍福矣天可逃乎今日所勉只有朝聞一事而已栻
兒已作西行耶彼此俱非拙謀之家實非偶然之舉
然以妄料言之似不免小不忍之歸矣既往無及今
日之箅只欲令自京直還勿往堤川未知如何如何
永缺趙丈聞而色駭之矣愼老物故在渠得矣窮家
何以了事甚念而不敢問所乏可傷也已杰弟都是
乃兄不嚴所致豈但渠罪耶悶極悶極栻兒何渠不
若厚兒耶無乃不知苗碩耶欷欷此處亦有來者而
只是相處日淺無可告語者耳玉衡聞舍弟以臆補

綴而送之想失其舊者多矣此處早晚製了敢不就正筆法之教爲之大笑幸舍十圖先取東銘而實體之則自無此等說話矣且捨自家光明寶藏向爐邊尋查脚不瑕爲佛者笑耶且無庸爲子容丈所笑也洪友曾以書略提此說而不發也竟發得忍不得也此實無他都無實下功處故愛向此等作隔靴爬痒底工夫此實今日之通患當不敢議彼而自猛省也寶臣詩甚可愛欲酬而無此具後當竣葷血脂膏之毫分消除以報其厚也城北之舉誠可念也朱夫子亦嘗云爾而今日恐無蔡西山眼目也奏劉此亦不來矣類編倩人傳寫昨已促之來當即呈也示澤之

女所謂無消息者指何家耶思誠曾以書論未發之說而謂與兄不契其所論兄說無倫似失兄本旨可以當時講論諸說爲一通見示否耶千萬兒便告晚不既

又 庚辰二月

書來戀懷倍慰此間依遣大字倘逞數日彼甚狼狽也戒奴事早晚當面囑聞渠不堪囑託其姑母書亦痛斥云書牘之絶當不止於請也從前與人不能無頫面致有請事從此知戒則不獨無悔吝亦可省事懲色發聲之喻庶可共勉有謂易大象本義則以爲象者卦之上下兩象胡氏則以爲與卦爻之辭絶不

相關二說不同且伏羲時有畫無文而先天圖已有乾坤之名何也須下一轉語如何

又乙酉十月

昨拜覆帖莊誦感豁無異承言薰德幸甚不審夜間體中愈佳書中誘掖拳拳至此而奈此疎慵不能承當何嶺行將發慨然有不適之意樂天知命者似不當如是可嘆其徒負聖賢書也屈指歸程則當在晦日而馬嚴之行又當在初二三矣未知自家氣力能得辦此否卜副之意實異他人荆布病裏萬無完復之望則所卜實欲得當家繼後者事體甚大故切不欲乘窘草草汪意於姜者實觀世德且謂其必習於

事長其他實不問也其所謂不合者何事縱使恰好彼若落莫亦沒奈何然在我則不可以尺朽而棄之如不遘遘毋以捨諸如何某家之庶鄙意如右故不願也然渠若援萃則詎拘於世但荊也不滿其嫡而不欲也亦或有理徐當面論也大槩鄙意切願士家之側女蓋爲其家法也雖洛下亦不憚幸廣詢於朋儕間至仰至仰症録曾在公營倩深伯問送想見浮沉矣復書一通以徃懇達鄙意於彼如何螟訟兄則全恕義柳伯則均治兩柳俱不厭弟心弟每謂義柳薄乎云惡得無也如何如何希兒已愈否韻語實出於常時之妄意關渠甚事渠說雖行豈至如遺君後

親之論耶吉一之教敢不奉以周旋弟於此地素不慣恐不得多見人也若路便則欲宿申碩蕃耳甘菊從當移上白芍花時爲兒奴索取今則無餘可恨齋記爲之也易則必不精神幸少加功稍復有進始敢聞命耳松崖文字僅得草起終當拜稟也初九之會屈指以俟第未知未前全義之便可往復耶收拾舊業豈非至計弟意莫如改作於舊庄挹灝則似不便且非長久之計也弟亦欲與兄弟相議有出山之計縱未得團聚如昔日不相宿眷聲聞密邇則幸矣炭松俱有動意松則猶可炭則似不可兄未可挽之耶千萬臨行難悉只冀默會今朝遠寄空同下下誤作

士似沒意希仲若取莞說而少改前度則亦一事也所謂無望之幸而何敢望也

又 乙酉十二月

兩書謹悉多少教意感慰曷容第記張夫子見餓殍者食便不甘何嘗不相屬如瘝痻耶程夫子所謂公無餒乎者特言形氣之分而其理則固無隔礙況今當坐收司之律耶再疏雖未蒙 允尚有呈狀餘地較量累日竟歸宿於疏耳載令見過蒙謂雖若洪某之讜直能言人之所不言終未若不出者爲善耳然今玆 盛眷似當一謝遽出即還何害於自守耶弟即面歎曰君子愛人以德前言是也爲一莞爾而別

令公又說及兄爲言世義甚厚極欲嗣爲兄弟令我紹介耳君弼指摘誠然誠然道心一欵平日喜讀朱子疏仍致效顰且恨當時無一人將順對揚者故不覺發之於言他人笑罵固當任之今此疏草依前冒煩幸乞痛與斤正淨寫以還也且字數不多而明日欲呈送更乞早送至佳至佳

又

再昨書覽未即日調況宜如弟身則粗遣適以主丈之歸及期之事甚急苦苦前書所稟何以見教更思之前後　旨並以一疏陳乞未爲不可且免煩屑故方此理會未知如何主丈委臨敦勉至將以靴鞚見

借且以大義要責姑倣魯論十七篇首章語奉答未知以爲如何所難者外城文丈敦迫頗力眞是欲以我充一夫之數者也幸望奉勸文丈勿太主張惹增外議如何兄在中間兩要致勸未知兄終作何邊人耶呵呵

又 己丑六月

炎日流金不能銷別懷遙想清坐凉風不覺神爽也邇間疾患如何弟來後遭此大狼狽彼時恨無挽我者始知世上莫如我愛兄也然鳴騶復入空谷此後似與前少異否各自冷煖不敢更容僭喙也泰兄想能一一只此

昨書覽未松濠　聖主豉佇諸公勤想未知出處之計如何以弟狼狽不願其相挽同入而事機倘有挽回之理則如僉兄重望似不可不一來以補　新化此外論議儘是悠悠幸相議爲之如何如何弟明當拜疏懇辭不得則勢將拜謝然　卒哭前書筵停廢大臣昨已議定閑坐廩廩亦似不安故廩與亦已辭之客中艱苦益甚轉覺催鬢耳馹事皆以不辭爲得不乘則勢將陳疏云云須諒處如何弟中路已得怔名京洛之論尤以爲駭然且有職人又與前日有異云幷財度焉文令日夜咎弟亦有理矣

院便拜覆殊慰此中昨暮又移村家數日後弟則更欲就精舍耳槩文憂撓如許正使能之似無暇況其未能且不必强長此浮華之習也黃祝儘好然第二文抑揚太過如我淺陋不敢容議於其間且首句若是輕說而繼以斯文未喪則亦自不襯着似起爭端幸更商量也敢以拙見録奉萬一備財覽否未涯相見戀蓍何已擾甚只此○眞知實踐淵源正脉斯文永賴啓我無極

又 己丑六月

鸜鳥思林林鳥呵呵不謂此說居然至吾前也松濠

想已登程否弟欲歸則　恩遇愈加欲留則塵囂甚苦今日將再辭掌憲然難冀其必遞也洛彈自是正論而出入者敢怒其勢猶可畏武仲擔當恐其力綿也弟今若未遞則不得已出肅然其客之來覘者不勝網繆可苦面丈昨呈大疏兼進論禮一册時未批下矣聞彼中諸 缺 助鋤鎮田深感深感女與務人取來似無妨

又 庚寅二月

固知忠義之士腐心焦腸吾儕雖在田野豈敢食息不在膈上耶然無策可紓此患文方之說無乃近於摘星耶弟自數日前重患寒疾面腫兼發右頰之浮

大如升瓢抑恐徑先溘然也目不能開僅得草此

又

窮寂中獲拜崙翰慰沃不可言弟服藥後無他顯效而只別時淩兢之氣略似和解少食之症尚然悶苦悶苦崔醫約以再明來會未知無負否時事實欲無聰只恨吾儕立脚不牢容易一出遂成千古之笑也此去朝報尤極驚心想見之爲之失聲長歎也辨草病後神思非復曩時且來者日多日事喧聒不得運思恐難收殺也跋語尤不敢當第竣兄搆出僭相其役則或可爲之也延之待罪無攻武之語然其舉錯如何金叅判效顰政院不受矣昨見連書杲女物故

悚矣

又

思兄所規誡有之矣然亦不記與別人說此說也曾往黃山略將稟訂今於其行又以奉獻豈因是滲漏耶可恠可恠然豈若思兄之所謂乎蓋曰既出之後聖恩添加轉動不得則不如堅臥之爲得也若其不得已而出則亦須有擔當轉移之機報謝君命豈止於奔走傴僂而已哉昔晦菴夫子被對垂拱曾以君臣父子之義爲救世之急務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切祝聲竭忠誠爲天下扶綱常如何云云弟之所言欲其扶之於出時思兄所疑反若以爲扶之於退處者

然恐是傳聞之誤也大抵士君子抱負重大而扶持此物者無間於出與處也出而扶持者以扶持而扶持者也處而扶持者以不扶持而扶持者也何必以出者爲不得扶持而處者爲獨扶持哉士君子出無所爲而處無所守則焉能爲出處哉且思兄所謂方物出謀合從否去俱是常時進用節措常時固應如此遭變者豈可無斟酌耶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如見此兄須與隱地商量復以見教千萬切仰切仰頃年尹汝望來訪請贈亦略及此思誠所聞或因此邏傳耶

又癸巳六月

覆書良慰比日履用如何此中以無使喚凡百差池嶺有僧奴推促不來殊爲渴悶旌事幾許就緒坐此窮深心神飛越祭日無進退否文則依教也但此祭兩位合設於舊基未見經據晦翁則遠祖祭告行之於墓矣更以先祖祭之嫌及有事於卑不敢援尊等義入思商量如何或於墓所築壇合設則猶有據耶君子行禮四方之所觀瞻事已論議或起而有義起之誚則幽明兩不便故僭及之眞麴一員送補祭用

又

昨書照未昨妹家人馬至以事勢言之則姑奉養于妹家而弟率家累往鎭料理新居後奉移于彼事甚

便穩而親意未肯不可强耳然此中數日後則諸人約數僧入精舍又將討一村家奉率安頓弟則仍留精舍亦自隨分支過也此意傳說悟老如何大象說來教終未剖問者之意耳鄙意謂本義之意以爲大象所以釋卦象者也如師之地中有水也胡說則主辭而言地中有水何嘗有師貞丈人吉之義耶此所謂不相關者也本義與胡說所主而言者異耳先天卦名亦恐無是如何如何小星當夕與禮意似不同更考以教如何此與一後生方講渾天前往鄙作可因悟便付還也悟老家近必有便矣

又

早承惠札恭審履用慰喜表陰奉讀感涕不知所喻但論次不省處太重此則不可不斟酌也此外則事實而義明辭約而情到雖使先人有知顧其分義豈願以韓文公易此耶彼中形勢若做一日役可以如意罷磨矣再明倘蒙臨幸何幸何幸但慮甫師爲魔也晦翁自說作文愈改愈好雖神思勞止更爲運思如何

又

即奉十八書哀慰無已第龍章如許何以報答極可慮念但其庶幾云云未曉　聖意之所在矣十六貢月有聞未見十七初昏月輪如燦兒輩闃然出而見

之則煤者已去而白虹貫之如十字形慘不忍見汝望令公曾有痛哭寧欲溘然之語實是發於誠者也今　聖批亦是既臭將伯者奈何奈何時事如許弟家新兆亦難望精擇而惟速襄之爲務矣家兄再昨向草外水南等庶決取捨而歸矣因黃不平云云至有形諸文字者矣可歎七石糶吏輩謂我可侮一節緊於一節故不得已呈狀況新宰若以弟爲多負者則似爲未安矣

又

今日辰時已開金井昨日清州丈及士徵氏相繼來見審定外階外廣狹則餘地甚短非惟不用上標亦

出下標下可恨始料之不審也不免補土安穴而猶有恐恐之心也疏　批昨因夏兒得見已深慮之忠州時記得不分明然似於五疏見遞蓋三月除職六月始免矣茲者終未免一動則趁此疑懼不爲無說若闔罷扈而歸則又非效尼炭之爲矣似爲穩便若其遂入則有事在者亦可謂正論然馮婦之戒亦可念也大抵稟諸外城而行之則庶無悔尤也荒迷不次

又

即見抵李兄書伏審靜履安勝慰慕殊切弟昨朝始達外城因扶安人聞羅方在於扶狼須回來今晚抵李兄矣事事不利奈何奈丈不忍捨而慮有客便辭

歸耳某令　榻前力辭文衡則　教以彼中文字非但不爲製述至於磨勘亦令提學爲之云故不敢復辭云此令與元同對元盛稱某當今第一人　淸問都憲亦知此人乎對以臣之所聞亦然　教曰不已爲咨議乎元曰此人必須大用咨議豈展布之職乎翌日閔於筵中又盛稱之故有入侍之　命云矣此人得時方盛雖某令之氣魄亦且風靡未知此人出塲之如何面文亦謂此人勝於權云云面文又謂某曾謂承旨若未易遞當赴謝云信否對以未聞此說則曰今日豈有更出之理乎妄矣妄矣秦事則可喜可喜又謂某前頭自養將如何對以時未知如何則見

謂吾意不如獨處以送餘年之爲愈子章進曰獨處誠難矣謂曰某於人道想尚未淡然矣李基稷事略稟則曰吾非欲詰言根吾與乃翁相親欲戒以教子之道矣云若然則此忠厚之道盛德之爲弟之請止淺之爲也愧服愧服弟向草外明將入沃矣恨未得更奉也

又

鄭氏便至伏承下札得審近履慰瀉無已外城安否每如此曷勝煎悶一步稍遠不得以時相聞尤鬱尤鬱草憂亦可念吉希之論豈不然然差觀蓋棺可也思誠曾來橋說行意告以須凡百商量無如己丑諡

議右元許攻俞沈也渠頗云云而去未知竟如何默
帖隨便送之此便朝晚始至立督不次○鄭老文字
一依所戒耳此事不厭詳實不然則非唯作者無義
死者亦不安矣嘗恠畸翁見議輒怒也以朱夫子尚
有愈改愈好之訓況其餘人敢守一定之說乎此外
未安處些少者則便改之商量者則商量之期於無
類至祝至祝

又 丁酉八月

急足去疏事如何處分耶無事中生事以自取困今
年一何運會入後事未知如何可聞一二耶昨權甥
來言乃翁始欲於十八起發以病差退云矣即者宋

時顯諸宗來言考妣位各設祭饌兄謂宗家未能如是而擅改未安云弟謂顯云禮意固如此長者之論若如彼則吾亦不能强須任意爲之云盖今日先祖祭禮次當顯家也未知此事如何似是門中大節目故敢稟幸商量以教也

又丁酉九月

松亂行上一書旋拜前月廿九惠書甚慰戀思無以爲喻第已有歸思少留則少益久留則多益此必然之理何必遽有遐心以孤　聖主倚仗之意也弟比來痢疾兼發似不可支自今日少有減意然亦殆矣思誠已入城否氣血萃於本根眞是今日之急急殊

紓畎畝之憂也祭祀各設合設當論其得禮與否豈可以祖宗之尊俯從於子孫之不得禮者哉橋兆各設僅得如禮而族人必欲合設借兄爲重心竊疑之今承不宜異同之教殊悶人意也然何敢堅執也書筵孟子是兄建請否眞朱子所謂最切者曾見或問發明首章之義痛快委曲雖曾學尚可欵動興起兼得進講似好如何如何俞命胤可喜此中和生進榜尚未得見矣一卿如何

又

曾從野村喪家聞其門說話有云某上去時勤令諸少往從祖道而從者只若干某尚不往（晴愚妄）吾長者

只以其固要而暫往吾長者則去時力止曰但當讀書監農毋徒人事爲也而遂送于孔巖者殆四十優劣可知云弟戲之云兩程道同德同而法堂之僧或從或否且孔巖則只四十人而船巖則乃有四十人之長反復勝之矣此言甚好笑故聊以奉呈幸勿一粲而毋煩語人也恐有甘陵南北部之端也

又 丁酉 九月

昨自悟兄並傳兩度惠書忻慰無已卽日時氣漸寒眠食如何凡事想益有緒得 君固千載一時況得新揆同心同德此固陽復之一大機會不勝贊賀之至弟所望者只是凉生病除今則寒事已屆病無動

意最是食飲久廢只以柿梨茄菁療飢旋即泄利故元氣日敗此豈支持之勢哉今疏又不利勢須復上而煩瀆太甚欲呈病狀則又似泛然以是趑趄耳以此病勢只合安靜待盡而憂撓至此朱子力請於朝中知舊以得解免未知此義不復見於今世耶賤疵雖不敢晚聽亦不能無望也悟兄瘦削已極見之甚危渠自謂痊可人之不自知例如此愍然愍然乞退批下　聖眷方隆而無故請骸非惟義理未安其勢豈易得哉只招人議而已兩件登對草記吉甫傳示其中欲有所論而氣憊未能耳右台欲作賀書而不可倩人故姑俟後便耳前書及分發皆送沃令處而

唯延頸願死之幅嫌不敢遣弟之拙狹如此此等處自知無禮於門下者幸有以恕之泰兄處或遣或否然今則深入難可遣示耳千萬曉燈不宣

又丁酉九月

伏讀　記夢傳教伏不勝感泣嗚咽之至　聖上旣如此而　春宮之仁厚又如許則皇天之眷佑萬萬無疑矣一時人物亦非不能爲國只是不肯爲耳兄豈說將不下者耶吉書曰某纔入而某入相此實大機會人情如此倘不副所望日後譏誚恐不細也如何如何

又丁酉九月

壺山生呈納賤牘否縷縷所陳切恐重觸威尊皇恐不敢寧卽日秋序已盡旅中眠食如何時事益有頭緒否聞權甥下來乃翁似有久計兄正得其協贊深以爲喜榕　君非一兩日事務積誠意以俟信嚮此固忠臣懇惻之意然屢言不入使我形迹差池則似難收殺小小没緊處恐亦不必太管也必於其大切要處積深而發勇使之上有所益內無所挫然後可以有濟耳湖米之減此實慰良之大者未知某相何故搪塞耶可歎所詢當盧未詳此等訓詁曾見玉堂有爾雅無不纖細可借考也孟子首章之義於本章或問發明極致甚發人意思蓋仁義二字單言之似

乎深奥難知此章或問以仁義君親合而發明親切洒落有使人欵動者矣請講孟子是兄議否引朱子說於　經筵亦講此意恐亦甚好也此中刻役垂訖而篆本不來日日懸望幸早令寄來也有嶺外人伺候不得通歷此言之人若以湖海氣見疑則恐爲門墻之累試戒門者如何弟泄痢不已悶悶

又丁酉十月

昨自李兄傳示惠書檠審近履且伏聞　聖意信嚮無言不　允此蓋陽復有期天地重新之漸忻抃之至如弟實病如許一向蟄伏只誦何必吾家操之句耳只是　聖恩未報死有餘罪也示泰事不勝愴感

兩兄之意豈不然第所蒙　恩眷已極隆重復以此稀濶之舉陳乞蒙　允則又將何以報塞耶以是凜凜寧窮獨以死而不願其如此也渠家私自善處則甚好而頃歲文令虛張陳達之語只招其以勢恤之之誚徒害於事今未必信聽也思之至此只益疚心而已○伏在山裏苦無便久未拜狀曾付便中者還來並此呈納瑞錮之解不覺感涕非但少慰九原之冤　聖心之回已太半矣兄何不因此力諫耶

又丁酉十一月

逢便輒拜書未知一一登徹否弟七八日煎熬於尹女之病昨今才脫死生關然救病之餘病加一倍有

同霜後之草耳思誠眷入京中吉甫亦已出脚時事可喜何故兄獨愛說歸字不已耶恐有染於俗習此恐爲高人所笑而若其出而行道之義則高士將奪氣而閉口矣何敢笑得且今世何處有高人笑得僉兄耶勿過慮也前日下詢藾人乃曹姓南冥之裔也欲有懇於兄而不得通云矣

又 丁酉十一月

柳行伏承惠書殊慰戀思疵賤無狀愈叨罔極之恩雖思碎首粉骨而不可得則只自感泣而已賤疾最苦者脹而柳言無傷且言清補脾胃則自去云此言雖有理然河清何可俟也官崔便書尚未見未知

有何語無乃泰後事耶何故率然見示攪我心耶思誠想已眷聚否吉甫謂已上去今聞尚未然早晚事耳既入之後　聖上寧許還山耶泰之雖　牧召似無動理武仲必不俟駕而屯膏至此可勝歎哉於渠則豈非福哉○於柳敬問　嬪殿身候審其無疑不覺喜抃只是變異孔慘憂歎奈何

又丁酉十二月

官便書承拜慰寫信後履用如何弟杜門山裏三復白圭又吟康節梅因何而酸薺因何而甘之句耳御府珎劑今又下來感涕之餘不勝惶恐耳

又戊戌

痢候不止方事灸臍忽承辱復慰謝無已所諭寫進格言甚盛舉也乍看似太多當在省約且周子實先儒正宗而其大訓如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端本誠身等語皆不與焉似爲未盡矣更加商量如何汝休書呈上覽後還之玉書自何來並納最是李兄之葬日迫而無與商議每到只見孀孤號擗病懷益惡寧欲高飛耳

又 戊戌七月

伏問近日履用如何遡慕日切弟十日渡江今日謝恩仍蒙引見竊仰 天顏瘦瘁不忍見不覺摧心飲泣使之至前 教意懇到仍欲從容而恐貽酬酢之

勞自己亦病甚徑退矣元相恐撓衆心嚴飭醫官使毋輕言故外間皆謂向差而其實憂悶不可言不可言諸意皆謂此時兄不可不來自　上垂問甚勤懇伏想兄於此有所財處耳叅奉以弟初來踽踽靡託擅止其行矣

又　戊戌八月

極欲相就以謀去留而痢餘困劣兼且日危未能動作尋常抑塞承此垂翰殊用戚戚弟之初心元非一對即歸之計今則　聖候非數月內平復視事之症而日氣乍冷疾病已作其他種種難便之事不可盡數誠恐久坐之鳥奄遭彈射以此決欲留疏而去夜

則與兒子消詳而至今不決者以孫病日惡不忍捨去以致遲遲耳且道兄之再來與弟之已對其可去之義孰愈恐不多爭只可攜手同歸也泮疏力止已久如靜亂不待半辭而見信而其他則非弟所可言奈何奈何鵝議大槩不欲以小事與諸公相持而自取辱而曲折亦多矣疏本略加添刪以呈矣大抵既入之後實無兄歸而弟留之義矣未知如何略有後輩在座不能一一

又 戊戌八月

早承問札殊慰旅懷今日無論形勢義理獨留之爲難也疾作之難久也謗與身危猶是第二件事也然

縱得奉秩同歸終不忍默默以孤　主恩也如何如
何浦狀今曉僅與兒子對讀一過當不出數日付籤
以稟也孫病一向危苦醫云勢終必膿見之愍然

又

染衣明是　聖旨故不敢着素第未知有服將如何
只於染衣上着素帶以別之耶抑變着白衣耶朝家
既無定制難於杜撰幸商示如何

又戊戌

霖雨至此此亦非常之異也弟事事差池奈何贈單
三世列書下方當注云依大典封爵而乃云從夫爵
蓋只因延氏二字而誤也所可論者未知何事而今

日不是寂寥時節也最是土木之役不止是豈非大可憂者也某今渠雖負我我何忍負渠今日嘵嘵之說雖慈母恐不能不投杼此等事何足恠也置之勿言可也

又 戊戌

同書深慰布尺自　上既令內司皆從三十五則掖庭之變通非所慮也法典以三十五定式則未知四十尺偏於何時耶法典以爲不足守而流弊守之如金石今日事可謂難矣可歎可歎完書還納

又 戊戌

覆書照未弟病綿職曠心極不安今日呈辭只增

恩暇皇恐不可言柳醫言前藥果非對劑未知今藥收效否是布尺長短所係不少聞胤之令公非但新捧者截還餘尺舊藏者並一切截去云而今日諸公執之太過此等事尚如此其他又何說兄意若如諸公則無如之何或以弟爲不非則幸明示是非於諸公否餘病惱只此

又 戊戌十月

夜來履用玠衛弟自子半痛止今才薥食矣昨日市南欲說多少事病未能酬酢可歎今日單辭只與兄一般則將奈何昨日汝休苦說出不如不出此非不知亦有所甚難處者如用休說則當復陳疏耶或謂

當用劉子劉與疏有間否朝家體例全未諳知可謂墻面也市南昨說兄汲汲以禁令揭示然後犯者一一勘治不少恕則數月之間必有其效云此說似好矣大槩其意則只以大典修舉廢墜則似無甚難云矣

又 戊戌十月

病思甚苦承帖殊慰弟去夜反不如前夜明欲出肅而趙趄未決耳但憂虞之心不翅如熏共推血誠無有餘策成敗死生無心於逆覩此正今日之義耳第先具劉子以爲本根之計如何如何　聖候不比前日請對之路亦不可不先啓以導他人也汲汲乎毋

敢緩也徐徐乎毋欲速也豈非今日之所當然也金坡州文字謹受沈制方訪而未的孚示甚謝澤令亦關當處何許財教幸幸凡百難以書盡者各遣家兒以申似好矣

又 戊戌十月

弟病與昨無異故出肅姑退明日尚病則勢將上章待罪稍遲數日耳政事遲速未知欲於未出前通議凡百然後可免臨時顚錯之患矣瑞論更加詢訪而爲之矣今日唯泄沓爲莫大之弊令羣臣數得進見使 上下之情日夜親與各盡其所懷爲救弊之急務自 上深居燕安志氣日惰則雖俊乂盈朝無可

爲者願以此陳劄極言如何

又 戊戌十月

出謝殊慰才見初劄已解其惑矣弟於今日實有兄弟之慾既陞列卿則於答官等事甚有所碍故略依洲令事以爲乞免之端本不大段而只是事出於弟故譁然驚駭極可笑也然亦弟之過也此疏等閑書呈則見者亦等閑看過如洲疏而欲爲周密先問於彼而反致如此極可歎無緣會叙鬱鬱

又 戊戌十月

非但不敢自貳亦以憲地之重初無此意只以輿論難遏不得不爾昨聞原任之意極以爲非不勝皇汗

朴洞弟亦舊聞僚席以爲大可僕未入之稱屈久矣
蓋以昔年仙源諸老與兄同劾力薦云未知信否近
看鄰宰相切人不以我爲拘往來者絡繹而此則相
反雖人地之不侔亦厚薄之有在也

又 戊戌十月

夜回履候如何弟氣雖平定而浮未盡除故未得報
政職事殊覺嫈弛皇恐皇恐今日政須暫坐衙以見
日次小司如何蓋今月內必須逐日坐衙當備六坐
之數矣海美必以李忱爲首然後凡百便好此則不
可改矣正言欲以冲舉首擬以賞葉網蓋聞渠自是
以後頗有難安之意云矣呂州以李深爲首似好掌

憲吉甫如何通津極思可者如何鄭懇决不可副矣希仲勢甚尷䠞未知將如何處之通津秀夫甚當而略聞有不欲補外之議云如何其次則李峻岳尹汝任皆可而戶郎例被阻點可慮禮議俟更商量如何

又 戊戌

風雪以雨病懷甚惡即見小報疏本持還未知諸公勸止耶弟力疾欲出而每於論議不合處必露於辭色例至損傷事體而後已方今布尺之議未定軍士鼓發怨毒誠有隱憂不敢遽同餘人此間事伏想默料矣餘呼燈臥草不宣

又 戊戌十月

今日講通鑑宋義符見廢處引綱目裴子野說反覆陳達講罷下令欲知筭法遂論數件矣恨不得同入也粉兄云者朱子謂時人呼駙爲粉云矣今日隱憂云莫是九月中事耶非面不敢吐矣尹事有親問而親傳者難可謂之不實深爲此生嘆惜也以　國法則大院君爲不遷主李都正曾祖以下同入爲四世可也大院以上推不去矣若大院以上更着昌嬪而又嫌五世之僭則李也不得祭其曾祖乎始爲功臣者外不許不遷其立法之意可見而兄引之以爲昌嬪不遷之證弟則以爲此可爲當遷之證也若必欲不遷昌嬪則大院君當遷矣豈有是理哉此甚小事

不足紛紛而既發之後則當求至當不必如此苟且也如何如何

又戊戌

比來公務甚煩替而之候亦不以時極可恨也昨政上令司謁諭旨今日必差祭酒云云並與己差出自是不可爲者耳此是格外陳疏祈免自是常事耳安嬪事當初只因　宗廟說話偶然語及而自是細碎不足爲者故旋則悔之當兄之再稟默無一言其後不復舉論可知矣吳事如啓結末則似好故有所親來言者答謂如是則果好云云而已亦未曾轉及於兄事矣白棘事因挾書少輩略言之故聊白之耳右

台事人主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可悶可悶武仲既離春坊所關不細可憂可憂禫與緦當分輕重據古禮則禫服是黲色則是吉凶相參之服而緦是衰賁版辟領皆具者恐當服緦以遷葬矣如何如何

又 戊戌十一月

昨失逢晤甚以爲恨夜來體履如何昨於 榻前說話殊多只是躁妄之性自忍不得相觝於大臣之言心極不安且前政以懋車之擬極致人言車則戶判力言其宜而懋則漸有紛紛至曰非生進而爲郎者始創於此未知此公果不可爲郎耶極欲引入而不得其說如何如何千萬竢隙一進〇兼祭酒本曹當

回啓未知當如何極難下語矣大凡聞見何不示及耶

又戊戌冬

知兄遞憲方用缺然亦思效顰承此問札忻慰無已薦剡謹悉金則曾因閔持叔兄弟聞之熟矣姜則解由未出奈何如洪令其出可惜豈可循其私計耶希事結末不勝憂慮弟於此友實無他意而一邊則以力薦爲咎一邊則以不力爲咎吉甫不須言而泰之亦有言兄是看證未知以爲如何紙末之問不敢言不敢言

又戊戌十二月

承書慰感　天意至此雖冥頑如弟者寧不感骨只是才力短少疾病已乘固將永孤　知奠之隆矣兄疏雖十上終歸文具如何如何延相書還納會於榻前非但左之叱嗟本兵亦然固知此台之困也連山書亦承領矣方患食滯僅僅拜謝

又戊戌十二月

諸人衮衮下去而吾輩獨阻薦掃悲愴何極泰兄似有來意此則可喜耳所謂土木之役公主第自內帑屋人修裝此則不關經費而上番軍士到防役皆盡給於其處故所管內官每名受木一疋怨辭甚播此等虛實須問於分軍該官然後可知矣且後苑亦造

一殿已曳入熟石云恐非虚語亦加詳如何李將事專無所聞未知以何犯而然耶示之

又 戊戌十二月

弟之黽勉只欲竢都目矣自不滿於心者甚多況傍觀者乎亟上乞免之章倘蒙 恩許何幸何幸最是禮曹啓辭所謂教官別選令祭酒商確之事知申同在政席而弟昏不覺察率爾差出今日於朝報中始知不免引咎皆行改正觸事顯錯如此不勝愧歎勢將連章控免耳家弟文狀幸題給如何

又 己亥正月

此有所拘不敢相聞戀慕何極弟連有忌故姪兒親

事已遣凡百撓心市南喜賀何極未知何以副衆望耶是可慮也吾責漸塞此後則雖歛衽而歸不爲無說耶最是李削忽發論議紛然未知將如何收拾昨者問於咸卿則答謂金是應者錫若斟酌則似好云云此說是矣兄未可容力耶泰書呈上家兄昨日入來殊慰旅思

又

泰書有何語於弟則略有中路前却之意矣昨啓徵奎事公議稍叙可喜賤臣曾於筵中啓此事　聖教俯答而辭氣甚低不能明白承聽出而聞之則或云不無自信之意或云豈無自新之路兩意相左幸問

於其時左右史添入此一款似好矣仍任事不可已之事耶再昨見中丞力言而不見聽可歎鄙意欲啓請新官私以單騎報任俾免迎送之弊矣今忽如此其在激勸之道何如哉且前日略有所聞而未及以告遲緩可罪洪資既收而羅濬獨免不能無嫌云云今日之啓又出於兄在憲府之時竊議者似增一言矣此不可不知也且亞諫處置諸意既以爲不是如初令公論於公廳謂當呈遞而尚今寂然彼或已聞而不以爲喜耶抑或未聞則兄似當微通使知物議似好未知如何近看氣色甚不好故云云耳金司書欲於今日出謝入直此在公事甚穩便可喜可喜此

等辜只可默財不以語人如何如何

又己亥正月

自泮歸否昨書覽否今日此身之不安盖由於君徵學士然欲爲自安之計以補外郡誠有所不忍者比觀諸僚及市兄之意則切切然爲爲弟地而弟久不肯昨日市兄又委來力言弟答以諸公必欲如此則弟不敢往與此政云既已恐誤思之如此則眞是掩耳盜鍾其罪尤大者決不敢苟從諸意未知將何以處之也幸教之前示副學云云其時風浪未定故不欲奉答今則蒼公夷然出仕可保無他耶其人實行未知其何如而曾見和順則以爲其人待養母處骨肉

云云之說皆有苗脉云和順是其人極厚之友而尚如此則非出於蓍公之搆揑明矣然而尚云懷嫌則是眞不可曉者和順說此時其子壻在傍何可諱也申秋郎聞已上來而旋欲下去云倘有挽之之道耶丹城計將如何耶昨日別紙事已招李生問之否

又 己亥二月

今日筵上說話甚少講訖命覆講前日所講矣鄭校理奏去年暗行時所見盖還朝後今始入侍故也賤臣以王子復爵稱頌 聖德因曰凡事有恰好至善朱子所論唐宗云云 敎曰從前聞此說矣沈希聖請並擧昭顯之子賤臣亦助之 上默然良久曰此

等事須自上爲之賤臣引菊莞聖人漢高三傑等事曰恐是　聖明量有未弘而然也　上笑曰然矣昔日　先王之教曰視兄子猶爾子此言予豈敢忘乎每用耿耿於心云云矣之任已擬應教副望矣

又　己亥二月

早起作書將倩武仲轉上來書先至慰謝無已學制似當一依大典而鄙意則以爲製述可去以爲革罷科舉之漸似可矣分教官只爲數慢之資若罷之而以爲實官則雖八員亦無不足之患矣如何如何

又　己亥二月

承書慰喜引入之計默定於心知兄以血誠止之故

姑遲昨今矣昨見筵中說話則守宰遷動事相位猶不能捨復爲操切如此聖上只限秋成者雖是慰安賤臣之計然此何能安心耶雖諸賢滿朝飲水者自知冷煖矣以是今日備坐亦不敢報蓋不得於廟堂則寧復有着手處耶訟叔疏未知其說云何常勝之家難與言兵正謂此也金之卽出是弟力勸者也今者必致蒼黃走出可矜亦甚未安大抵他人事不勸不沮是今日妙法也鄭尚書亦可念然豈情意不相通之間耶宋生書見之矣有回便欲付答書矣

又 己亥三月

盛疏想已 批下未知 旨意如何兄若脫歸則此

可執此而爲說亦當有歸路矣方此默俟其如何耳
前書所諭何不煞用工夫者誠是藥石然氣質之病
甚痼雖矯揉萬端終不得力而又見諸人因循姑息
沮　聖上有爲之志心誠不能平故自不能不發於
辭氣耳然亦止於如此則眞是年老氣衰之致也弘
録云云何與於我而我敢疑人也曾聞宗伯於金領
敦內喪大言某不與而某得與武仲亦以書抵我云
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云云而今乃有云云則豈所謂
軟地耶但弟曾因武兄來見說及答以所聞云强與
長力主之其餘則雖極贊譽而末梢結語皆是持難
之語矣以此而謂我疑持叔則似過矣且持叔之有

辭色初不得聞其無辭色又何須言也弟無寸長而往來浮言則實無所動於心耳吉紙迭呈覽後還之石書兒子覓不得然只問安數語無他說話耳前者武兄轉示吉紙引泰說極言兄之奢侈弟之私情其見之否且使弟亟遞此職誠是至論而得遞未易令人欲狂

又 己亥三月

覆書深慰愼老職秩謹當依教布尺一事大臣以下方致意於弟欲回其迷執今日一毫所恃以冀萬一之幸者略以弟爲所拘而已今弟牽於小不忍而先自隨波則此事不復有望矣今日事大悶人心奈何

奈何靜今每見其書令人惻然此事若有陳達於
揚前者則似甚便好此非爲私兼亦爲公蓋渠不自
克而必歸則眞似臨陣易將甚似不便弟實欲入告
而比來睢盱之狀聽之可怕豈可復以此增口耶昨
書已答以奉往道內雖或難便迎置鄰界誰復禁之
云矣未知如何草兄聞欲於初七發行想以雨不能
耳曾見長萬則以爲諸葛上來一事做不得只取高
官則將不免後世之譏故不願草丈之亦然也草兄
若逢此公則似必爲所住矣

又

早承垂札慰感何極此病尚未快不得報政且有些

不安者未敢遽出朱夫子雖竭誠於時事難進之義則曷嘗絲繩差池耶推　恩之舉弟亦豈得終不爲哉只是不敢遽請又念先人之　贈既是自致可使後人欽承若以不肖之　恩例加之則便爲掩蓋故不無重之之心耳兄既以焚黃請暇則何可不爲耶第欲遺葬嫂則不然既請　恩例則何可取捨況以令胤之心推之則不可殊觀耶弟敢追書淑人鄭氏四字於末端以迓政廳而且語所以於僚友耳如必不欲則須徃復於政席如何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

書

與宋明甫 己亥五月

夜來履用如何弟年例夏症復劇兼患口瘡全廢飲啖長委枕席如此不已則死不難矣誌文之命勢將復辭惟以必得爲期而措語有甚難者蓋大行王志業不可不贊揚贊揚則爲不好者之嫁禍畏此而婉婀則實臣子之大罪只此一事便有難處武意正如此今欲微以此意更辭而亦煩聽聞悶不知所出幸商教如何迂相若以北疏自列則弟當繼之此亦相妨者也

又

昨日疏　批不勝感泣且甚皇縮故不免連章且弟意自古未有銓官被斥而仍冒者故只以力請必得爲期耳　聖上若許哀懇則謹當遄佪京口以伸臣子之情是外無所願也昨見貞相之議極周驚訝然不復措之意間盖以自劾不暇之時寧可强顏上劄與人上下其論哉比來病甚長委枕席雖欲爲兄講草奈精力不逮何然貞議若謄送則欲段段立說以上耳醫論弟無緩峻之異申則極可矜而事誤指下雖欲生得乎每思　先王汎汎之教想像痛苦欝悶之意臣子之情直欲腸摧肝燬爲首醫者安得不死

唯是趙漢則雖甚狂悖當分首從從死則似過矣至於李則尤是意外況聞渠於初三入診時實進診脉與　聖教有異矣此則似當有爭執之事矣鄙意大槩如此未知是否

又　己亥六月

今日蒙　賜對未盡所懷竊仰　天顏涕淚盈眶引袖以掩微臣亦因罔極不能盡言而退彼蒼者天奈何此心方到騎省與諸人對泣而已耳謂如尹說而全無所失則誠不是矣若至於此則誠是慊矣況原門不爲無嫌者耶可歎從兄方在弟所將往高陽數日後當還云矣

又 己亥七月

日間爲況如何出仕將在何間第限誌文欲借紙署以居卽者乘凉出去未及就敘罪恨罪恨　山陵事天意庶有回旋之望故昨於禁府辭劄復略及之矣尚未蒙　批耳大抵今日事實不勝憂歎奈何奈何

又 己亥七月

承書感鐫今午咸令歷訪說及去夜　聖候殊不寧方切憂煎繼而梁醫至細道自　上病中下問賤疾極其殷勤甚令人感泣不知所措也午間與咸令相對涕零因言今日　保護之責專在　大王大妃三公若伏閤開陳則庶有可望仍請咸令周旋於相位

矣來示則全不諒賤疾輕重之致如有一分起動之勢敢於此時逐日辭職耶兄之疑我如此他人尚何望其相信哉

又 己亥七月

前時雖病尚無慮死之心今病則不然豈年老氣衰而然耶始欲報班入來而既不得入又不得出長臥小屋日事吟呻秋氣乍凉倍憶 先聖主凝淚滿眶耳大政今世似無純譽之理而只是雀羅之門誰與來言者且吉甫臨別力戒勿言時事此言良是恨聞之不早奉持頗牢耳第海西之士由我之故將陷淫刑者四人此則將不得不爲伸理而此事又干兩相

極苦極苦以此極欲置身於無見無聞之地而不可得耳

又 己亥

承示慰賀黃山弟亦始未知向背昨有人來言此是浦院有司故亦做云云故聊及之耳某宗之言果縷縷不盡記盖曰非曹司則例不亟出其代云而府吏之言亦然恐此言出自本府也楊州云云去冬帶方歷辭而戲曰公輩當路使羣賢滿朝世道一變則願移我楊州使我亦得觀光不然而如己丑則無寧遠遯還鄉不見不聞之爲愈也弟笑答曰前言眞是楊州鶴日夜當爲公祝之云云未知此言轉而成眞耶

實可笑也淳則人病其濁而惡其力矣抑弟於黃山事有所慨然也退陶何渠不若趙相而近日事吉也於浦不厭其多而獨一李誠哲攻之甚力此果公心乎以此忽忽尤不欲與人說話也

又 己亥十月

日期已臨痛迫彌切得吉甫來話稍慰病懷示事極難爲言若無添傷之患則極願無停蓋傳德義保身體兩無輕重前日 賜對時請自量處之而恐爲至情所蔽云矣中丞欲更辭云矣弟專意調治者只爲廿八日矣未知果爾否吉甫向夕欲進耳

又

比來阻甚戀思可言茲拜惠書慰賀無已雖小事亦非人力所及只可任天而已奈何奈何澤之宗人奄忽於客中士衡所謂懼茲身之將然者以此忽忽歸意益催而此疾難强可悶可悶夏初以論語議定蓋以此書不難而甚切於日用中庸極難看非唯徒費日子且慮苦其難而生厭矣今僉尊之意如此此鄙見到不及處唯在僉尊財處而已

又

昨書無火曉來方玩茲又承示尤慰驪也一番人以爲甚於止亭而諸閔諉以氣質之病此實角立之勢極可慮也黃生以鷓鴣而學鸛行其入於殘傷之域

也無怪也大槩今日事雖激而終不失爲士類依違者必入於彼蓋其勢自住不得故也激與依違之間吾輩則皆可皇恐也海事後不敢陳疏之說金南原以所聞於人者報之矣陳疏之後兒子以物議爲非示之矣頃者墳菴祗　旨時尹生以爲方在待罪中不可冠帶俞內翰之意亦然故竟用常服矣其後見草書則其論與尹生相符矣

又

昨臨良用感幸夜來履用如何靈巖寄其先稿而仍請弁卷文字竊惟麤老不是但爲文人而已則只稱其詩甚似未安欲論其世則全昧事實未知有可據

可考者耶示之疏本幸搜覽有可改處不妨塗改而仍使納官市書及驪而已其徒洶洶不已南宮書亦云未知所謂其徒正是何人兩閔免矣則雖洶洶不甚畏也昨日閔書煩不敢請見幸望投示如何俟病間進叙伏計

又庚子四月

小雨簾纖風氣甚勁無人不病如弟尤甚未知此時動履如何禮訟即今如何弟實無求勝之心只願朝廷直得恰好道理而第看略干辭色則可異可笑雖因此獲罪豈至於枉死市耶此則誣 聖明也家弟相留一日遽成遠別哀涕不禁耳

又庚子四月

今朝伏承十六日惠書欣謝無已弟間日患霍生意僅存自憐而已史官又來皇恐無地當初只合待罪而　聖意不敢孤敢獻愚見矣竟至難言悔歎何極今欲懲毖則史官力言　成命既下之後海疏始入不可執此爲言故復此略陳諸少之意則殊以爲不快矣練服之說兄議似好而但謂家禮爲未瑩語句未安或是偶然不察之致也聞政府分兒例置兒家極其難處云身在此而受其例給極爲無據矣幸爲吾兒俾免生事如何渠辭之不得則必致人言幸乞垂念焉弟之兒何異兄兒耶懇乞懇乞

又

弟別無痛處而困劣日甚似非好消息豈獨江海能死人哉最是二貞得其書謂已回頭昨得京書所聞比前尤急不可說也然宗貞則人多恕之云蓋其精神不足以動物又與彼戚也其他兄未可救拔耶弟則已成陳談必不入耳矣彼今日眞成虎冀而玉堂又挑其尻怒決裂之勢奈何奈何又聞閔哀扶植益力云密有以警之否不以此爲大段事則其累於正見如何耶然千萬密之

又

尤溪縣南溪書院以朱夫子降生之地而建者今松

潭卽栗老之南溪也南溪如以張呂二賢並享則此爲今日之明證而未嘗考知故不敢質言未知兄意以爲如何昔年紹賢院儒以追享牛溪來問弟答謂當初栗老之當享紹賢尺童之所知而牛溪猶以爲不敢輕議況此眇然一後生何敢容喙此非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之意而其時以我爲不許牛溪之享一番紛紛果如昨書所諭至今悚然然其時弟則自謂所說十分明白而兄比之於草兄之不分明今日此言於高見亦如昔年而足以起鬧則幸還以見教不然則或探一二語意以報臨瀛斯可矣不必各自爲答說也

又

夜來履候如何伏讀所蒙　聖批令人感泣不知兄何以爲計日前既有動意所苦日漸蘇安趁未甚寒啓行豈非宜耶每念　聖懷依依不覺涕隕兄若上去　聖候必復惶然不無起發之趣矣深祝深祝

又　辛丑二月

時憂如此故奉勸上去者愛　君之性未盡泯滅也弟之與兄何翅懸異耶弟則日夕凜凜如有大禍迫在朝夕者矣如此而復動豈非抱薪赴火耶亦不自料見憎於人者至此也枯木朽株皆能爲患者正謂此也秦之昨兒子相見而歸矣聞渠有會話之意而

此不敢生意矣

又 辛丑正月

書來慰甚此亦有書想今已到耶賤疾只如前無望其復爲平人也所示　先聖不可祔廟云云我非病風喪心者寧有此說似是大小尹之徒所做出眞所謂此頭粘在頸上者可怕可怕崔事誠難爲說然以常情言之彼誠有所汚則雖無其舅遺言固不可入廟不然而其姑擅爲此說則爲崔持平者只可反復開陳期於聽從而已此外恐無善策也大尹問答云云不欲汚耳也只此

又 辛丑二月

行李早晚如何病未得就別只吟杜審言短句而已
昨書許以受降便覺死肉生春但惜有意於服人而
欠些七十子服孔子耳呵呵草兄弟亦乞言甚懇而
只呵曰鄰家事何得向我問爲難矣哉弟則僅成自
己文字意渴思涸今若爲兄勉率則只成日沒疑心
主客俱落耳願兄措辭斷事曲盡道理得見　天顏
溫粹酬酢如響也敢以草堂先生之祝祝之所謂寶
劍來奉君王定四夷撫八荒者須大膽膺着也

又　辛丑三月

自此修書不翅數矣未知一皆登徹否即因草兄投
示所得書慰瀉無任第所諭　廟議不能無可疑經

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註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云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乃諸侯廟制大原頭也蓋如康叔始封於衛則不敢祖文王故己爲衛之太祖朱子所謂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者正此也若如太公之封於齊則自可立太祖之廟矣疏所謂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者此也其曰立五廟從諸侯禮也者正經文所謂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也此與所謂天子建國諸侯奪

宗者符合矣既立太祖之廟則後不當祧去而更以始封者爲太祖明矣然則　本朝之禮當準衛之康叔乎其準齊之太公乎然當時只立　四親廟而不立五廟者豈準宋之僖翼順宣耶若如邵戢之說則雖異姓始封之君不得立太祖廟只立四親而待親盡便祧矣其於古無所當而又戾於朱子之說矣細看前後來意則諸侯只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而以邵說爲大證恐是徒知王子弟始封之制而不知異姓始封之義也且使其禮眞如來教之意則今日正當改正　四祖之廟以去僭逼之嫌不當苟安偏位進不得爲始祖退不得爲祧壇也第以有其舉之無

敢廢之之義推之　太祖當日立此四廟者既合於古禮異姓之制而又符於宋朝四廟之義縱使卻說爲十分是當此亦不爲無所據矣正當於無敢廢之中揆度商量以求穩穩之道不宜直曰諸侯與天子不同而爲此一切之論也來諭所謂我朝雜用天子諸侯之禮似當一以古禮爲準不宜苟然者此說是也然今此四廟之禮既未見其必是天子之禮而不合於古矣而且以朱子所論周先公之時僻遠無純臣之義者觀之僻遠之國容有與內服不盡同者況本朝其在今日謹守侯度而不變　廟制之未安者無其義也如何如何鄙意如此故敢據無餘伏乞更

教千萬幸甚○無純臣字或有疑其誤者然反覆詳究未見其有所疑者

又 辛丑三月

孫兒歸獲拜惠書慰感無已　廟議果如所示疏本想已上達耳諸侯雖曰無二宗然以　太祖冠于羣廟而　太宗　世宗　世祖以下爲世室亦豈非二宗耶抑或有異同之義耶幸詳示之小議論亦且嘗然不知爲說有何大議論耶每感　聖上下問之勤不敢嘿然而悚汗之心不能少弛于中紛紛之苦何敢不慮也春序已暮惟冀多慶

又 辛丑四月

卽日啓居崇珍否戀溯區區弟雖聞兒子無事而喪家染患未殄則日後事有不可知者焦煎不可言持哀上去想道此間事矣欲祧　太祖之說不曾出於我口我果爲此說則與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云云之說何異惶恐惶恐不知所處也兒子處有一書幸命卽投于醞洞如何

又辛丑五月

百尺竿頭相隨共上未知終如何出塲相爲忖度不勝憂慮未知將如何辭亦必不得　聖心豈偶然嘗試者哉弟比來心身俱不安莫知所出也千萬憂懼之事今此淫潦定非尋常災沴日夕凜慄心如焦煎

也不知緣何以恐而如此又未知厥應將若何也正當上下恐懼修省以爲弭災之道而流聞之說或有驚心者奈何奈何

又辛丑五月

方與草兄論兄去就以爲某兄如以圖翁之心爲心則今日事不足去不然則昨日之不出江上猶爲寬綽此二者之外無他道理草兄不以弟言爲不是兄書適至可謂不約而符矣毋論兄去留而大臣之勇遷善樂聞過如此　國家其庶幾乎不勝贊頌如弟者非徒無益每害於事故不欲以奇譎多敗之蹤參錯於羣賢之側也於公於私已試大驗之身雖以利

害言之不出愈於冒出矣然此漢身雖退而其憂愛之心實炳然如丹矣況二兄留在則其憂慮之心奚異自己當之如有一毫可助之事則雖在遠外敢不盡心焉草兄福將也弟亦爲兄勸留矣

又 辛丑五月

承審行意已決爲時缺然昨書自謂明白太甚只恐醇厚者厭其無甚蘊蓄矣反蒙未快解之教豈文字拙澁而然耶既不同來何必同歸者語句奇勝然豈不聞君子不同其進而同其退乎況弟之今行本不可以進退言之乎泰兄聽弟勸止即向城底爲轉入城裏計今日當得面商耳只此

又

弟病日侵無可言今得徐生所傳書殊以爲慰疏批久不下瘝曠甚矣悶懼之心不以不在己而少間也所批吉紙皆精當當依教選草也吉書果有不可曉者吾儕今日誰有知進得而不知退喪者乎而以亢龍戒之乎睽之同而異果君子之道而亦豈可與江海論其同異耶實可笑耳啓蒙會借人印寫二本矣去冬皆被推去矣親知之癘死日報心常凜凜蘇合元試恐有脫誤示爲之耳海寇表文已成而釋疑今日試撿看則非造次可了殊以爲撓然欲於再明歸其便矣

又

近況如何前書諭以將有所進之言否誠心乞免者何暇及他乎只　聖上未能盡知外方之事則實常所慨然者故欲略及於語次無乃生出許多紊乎疏草幸量加去取而還之也今夕欲寫送矣前上驪說並訂授也

又辛丑五月

比來族中爲況如何各自蟄伏無計相尋恨恨弟歸期已決欲於明日留疏而去矣兄計將安出蹤迹雖甚難便與弟形勢不同似無必去之義矣然必欲同歸則是亦一道也惟在量處耳

又辛丑五月

今日略如獨對之樣而只承旨在耳說話頗似從容而不能一一自　上知賤蹤終不敢留而勿欲從闕下便去故欲俟終日明朝歷拜伏計

又

夜來體候如何弟長臥而已幾乎九原耳昔年嘉男之生賀謂此兒之冠吾請爲賓矣昨日嘉宗委來討前言弟方在重服未葬前爲賓決不可略往觀禮或無妨耶商教之若是則再明可進叙耳

又壬寅十月

昨逢汪山人拜書想蒙登徹否茲因持叔便聞已罷

前議此於晦翁挺災之戒既不相違而用靜之吉可指日而見其承膺矣喜慰何可言弟以所處不穩稍欲西移黃村而豆公以病莫來無可與議可歎天得歷過第自云病躄左右扶掖而去似欲效餽山人爲時甚歎

又壬寅十一月

拜書慰荷第碩鼠浮海之諭旣非本情又非明時善詞不勝悚仄信後爲日已多氣候如何尚留沙山否遷奉之不果豈惟一家實朋儕之喜慶也此間姑保瑣瑣只持叔久來相守固非疵賤之所宜得而及此解攜則又不勝惘然也天得又變始計至公而旋歸

不知今日右何難仕之事妄意以爲兄若還朝則必保無此而終無回頭之日亦天也奈何

又

日寒益苦村巷亦然否病人最難堪矣舊表地埋數年頃覺腐爛觸手碎落比數日磨去皮膚則殊甚堅剛還埋地中甚可惜故仍遂鍊正欲立於右方虛處而雙行大書懷德板橋里恩津宋氏葬十字其陰面則刻柳妣以下至監正正郎墓所在又刻墓田所在若然則陰刻當矣增置墓田而爲之矣曾記李億命說板橋位田在其近處者移屬沙寒云此雖不可信亦安知必不然耶故今必欲刻示耳石樣呈納若蒙

卽寫前面以送則明日以新表餘地窄狹一手當游切欲分刻耳此石或立於案山西路傍仰瞻墳墓子孫下馬處如何若以八分書之尤好矣只是人力已竭難矣

又 甲辰夏

今日悲慟倍切於前矣頃見俞哀渠極歎近事因曰只慟 先王之昇遐耳此言誠可哀憒耳新忠之示此不敢可否也前者日下一二持論之人謂我不勸兄上辨弟笑謂誰勸我入井而又挽井上人同入也厥後又欲我勸草爲之大槩此事何可隨人勸沮無論事出於弟與正平而其爲世道之關則大矣至於

今日則　聖上之過舉失望不翅大矣以兄之不能忘世而且　聖眷不衰扶世補衮此正其時也第未敢深勸者栗老嘗曰因青陽事時輩攻我則更無收殺之望今者兄亦同我殘敗則日後事亦可慮也須商量爲之也弟疏在湖上時封上無他語只曰臣一言妄發觸犯關捩以致臺閣畔非章甫蠻觸臣病中聞之不勝震怖雖欲走伏　闕下泥首自罪而其道無由今日之計莫如亟削臣職重究臣身以謝物議以爲起爭不靖者之戒耳伏乞　聖明深量而財處且臣前疏所引劉子羽事誤以爲劉琪雖其義意不甚相遠然告　君之辭何可一毫參差哉臣亦深皇

恐伏乞　聖慈亟準哀懇無使事端漸長辭說漸漏不勝幸甚臣無任云云矣疏頭尹拯之弟攄掌議李思永同掌朴世堅之子而不參云耳呂郎徽令相爭之辭一切不聞然其形狀則可想矣諸臺不知誰某爲之耳

又甲辰

尼山之症不勝憂念疏本適外人連續往來未得從容商量極歎極歎午間孫兒遇金萬埈於道上則爲傳新聞以爲空館之後異議者數十人齊入洋中似是南宮祭便所示也卽又見申晟書則諸生憤激二百餘人初一日方會公家已大議事云此必　天怒

尤激以爲儒生必欲勝君上而更爲加等之舉則其爲　聖世之累何可勝言哉兄疏須急上以冀不遠之復如何如何甚惜此疏不能早知而早止也

又　甲辰十一月

適有書伏想次第登照矣卽拜再昨惠書慰豁如對弟雖坐在絶頂而虞憂之端實高於所在不知有靜便之趣耳疏本和淚跪讀庶幾　聖上之改之矣鄙說蒙採入而其所激戾處悉爲溫慰之意可謂沙石化爲珠璣矣歎歎歎弟始爲歲前計中間聞國舅兄弟之陳疏欲仍爲不出滅迹計矣老姊自京下來爲相依計勢將臨歲出去以爲安泊之地耳竊料幼

能與國舅家兩不相容甚非小事而自　上似亦甚難處且觀疏　批復入文字爲稱停之地則似好未知如何弟以世道付兒家事付豚而此身則付之雲水間似甚省事矣南宮面陳說話呈納覽了還擲也疏本依奉

又

伏承溫泉之示憂慮萬端抑　世宗大王有此行幸一時諸賢　駕前備　顧問爲古今盛事今日未必不如此還可喜耶弟則雖仍留不過今日耳朝報還納有京便否

又乙巳四月

昨拜遞中書謹領示諭室人行尚未到不知有何事故憂慮憂慮簇子第受而留之矣今日之務非愚陋所敢知然以妄見言之則莫大於　聖躬謹疾此則須垂涕泣而極諫之其次雖　不開筵頻接臣僚於臥內也且昔年　勤召草令而既至待之蔑裂使狼狽而去此足以距人於千里此非但待下不誠之端恐亦有讒間者此不可不痛陳也此外則昨者面達飢畏僧變亦不可一毫依違也且畏飢至此而無一人敢言者以趙龜錫李端夏相繼被責之致實非　聖主之美德也前監司九牛一毛之妄發似當因而及之也以此數者推類而求之則寧有不得其當者

耶言之而　聖上見施且欲載歸則無說可辭不然則袖手而歸無愧於心矣如何如何

又乙巳五月

承示眞是喜不寐消息也更乞遄行此何恐誤足可惜也弟之十二所遭亦曠世　恩榮也然旣以浴留則自此言病而歸不爲無說而第當日附荅張令以看筋力力疾就道爲言且區區犬馬之情欲於　還宮後的知　安否故姑將黽勉前進或至城外或果隋而止耳非不欲遂入以相補助而公行凶說私遭逆境此二事實人世所無雖　聖上明並日月仁如天地顧何敢舉顏於朝廷耶此實肝肺之出而兄從前

不甚相信猶疑於皮貌之說兄尚如此他尚何言至若今日急務則惟在察病加藥極說素扁神方徒爲空言耳第念與之協同者莫若左掖須先警策於此爺一變前日意思規模然後可與有爲也如其不然則莫如早歸來也恐碩俊不厭於風裏也好笑好笑弟連浴四日眼澁略有效故從今日只注頭而已方仰臥而注故不成字只此

又乙巳六月

再昨見十二惠書示諭不翅背馳可歎弟之於世抹摋比來實甚此非隱奧而難知夫人而皆言之者而兄乃謂我託辭若然則弟之今日所遭非不幸也乃

幸也豈理也哉今於史官行荐承教意慰荷慰荷弟本不謂　聖上將疑我而罪我每謂得有今日者無非天地之　至恩也豈待今日而後知哉弟身蟣甚苦專廢食飲若此不已死無難矣令孫三人更迭來學第二者瘦甚見之釀湯何不教以救敗之道耶知兒子數侍座下此兒專欲掃除萬事學得華山之睡隱高則高矣其於承家之道則未矣見時幸提誨之如何子章不謂遽至於此痛矣溪門從此益寥落矣奈何奈何

又乙巳六月

伏想體中如何入告出議者又如何寢寐之外何嘗

一刻少諼也昨於家弟行又呈一書前後所上一一
登照否家弟事將如何出場若免露肌受辱雖行遣
何關焉剥近之象已見矣如此而尚以來仕見教耶
此間無可說只貴孫夏賢肯來相守課數之際頗使
人醒魂耳

又 乙巳八月

纔作書附南宮兄弟矣即者貴孫傳示十六日書備
悉多少示諭慰荷無任弟約與草兄爲蕭寺之會以
老少疾病竟不成可歎示事曾於 聖考朝兄微發
其端以爲某來在時乞令議定弟固辭不敢當仍有
說話 聖考俯諒而止矣今日事體與彼時不同而

其錯雜虧缺至此則又何可等待耶況　聖考聖德尤不可使鹵莽使久遠之後採取罔象之外也嘗見本朝議撰龍飛歌也國初諸臣無在者只有一謫臣忘其名遂特召而稽訂焉其一人聞見豈不孤單而難據耶與其如此曷若及諸公皆在時廣收公議以定　盛德之形容耶鄙見如此第未知庭議如何也

又乙巳十月

霜寒旅候增佑別有所告曾於吉甫諸人得與牛栗譜議之末諸議皆謂二譜合爲一通而從祀伸辨等疏同附下方爲宜鄙意亦以爲然矣昨見老先生與申廣州書則謂公作長書於牛溪甚非栗谷云云前

此已知師門不滿於廣州而至於非毀栗谷之甚則曾不料也以此心甚瞿然然於牛溪則至誠也今通合二譜而附其人於下方則其在推尊栗谷之人之心有所未安然如欲全沒則於牛溪門下似不宜如是也故弟意以爲交道莫如朱子南軒而亦無合譜之規不若各爲一譜則下方所附各無相嫌云云而諸議以爲以一小事既合而還二之有所未妥此說亦不爲無見且謂老先生既有責之之書則交道未絕（其書在甲辰益山時）且廣州初雖狼狽後有悔悟之實不必刊去於栗谷譜下云其言亦有理幸一言以定其可否如何昨日臨行得吉甫書今見報倅草此倩傳耳

此等論議亦不欲干涉重以招拳而令則不得已而爲之幸諒之毋令少輩見之

又

曉起拜書書來無見領語可訝兄去歲累月啓沃寧復有未盡之事耶只以近事言之則　聖上不欲速行　元子冊禮者其意極好且默量　睿意元子雖夙成敦大然其實實五歲也專行大禮之時豈敢望一一中節耶萬目觀瞻之日如有一毫差跌則臣下萬無歉然之意而自　聖上言之則豈無吝之之心耶竊意　睿意所在如此也且以臣下之心言之自古冊禮未有行於秋冬此無他春夏陽也秋冬陰也

震位之建夏猶未盡況秋冬則尤似非時此非陰陽家說聖人體天之道亦當順時導祥今稍遲數月以俟明年春王正月三陽交泰之時則恰好恰好未知兄意如何如欲以此建白則必須力破許疏國本未定之妄以爲當初　元子之誕雖婦人孺子孰不知國本之已定而其妄發如此甚可惜也幸賴大臣力攻其說使即消沮　國家之幸云云則似爲完備矣如欲論本根之地則豈外於　聖學之務哉以破去禮貌頻接臣僚則於養病亦有益之意敷陳反復至佳至佳若愛民之政則田役不至難堪身役最可愍身役之中水軍尤可哀而然水軍則只男丁應役至

於奴婢則男女皆出布尤不可不變通也

又

來示謹悉第以罪爲尊古今未有所聞然兄欲處其尊則當以此罪名奉納也且昔年金萬基令公塞伯奮時金萬埈有所云云弟以爲下流之居當如此矣今者屢蒙示教如此其亦幸且榮矣上疏云云此審思而見教者耶當於何時可上耶更教之譜序勢須於入靜後可爲矣大忌已迫始欲俟南平而俱東矣昨見南平書則發行半日疾作還歸云極可念當單行行祀仍坐靜處以俟西音耳西原文果出於厚姪則其錯甚矣極歎極歎

又 丙午二月

前覆謹悉小記註說雖如此亦未見因此而爲次子服斬之義矣昨見黃生書則十九臺啓以削版論金而未蒙　允云不勝驚愕此等事無非餉之以禍奈何奈何黃書使轉上而適在役所未果耳石工此亦無暇然無他得處初一暫招以去也此中欲於初二立石耳

又

過便傳下牘謹悉之矣完台之夢云云不能了了記得可歎援疏時柳相諸孫謂郭文溶曰祖父於栗谷推服不淺故吾輩則不敢參援疏云云槩與鄭說相

符矣柳相噤嘿云云李翰不曾說及未知何事耶示之尚耗當信文案矣豈當初爲邪論者急答長川而其後爲緩論所沮邪且日者金姓人明是細作也弟其時固疑其出不在於湖行也昨見子耆書乃信之耳申生是申曼也更檢其書則非奉化之子也卽姪子云爾卽見趙根書則壽弘作長書於花山激之以不可中止云眞所謂蝮蛇死猶撓尾者也今日洪便見吉甫書否以疏論爲不可已草意亦然云勢不可止過任之而已然此邑則孰敢違兄教也

又丙午

才因營便付小紙矣金所謂長子無後而死不服斬

似出於儀禮四種疏末端所云也金說修撰昨日袖去矣其說縷縷說姜不已其心豈在於論禮耶五味邸紙依受邸紙閱後還納也家廟已奉入三山矣立石之期杳然悶極悶極家弟時在去就間而昨夕來會病方苦可慮可慮卽有一紙自何來招嶺疏之謀首發於伯玉云豈其然耶方伯所謂韓如淵是爲誰似是韓如海之兄弟而亦不可必耳吉甫册封呈納昔年此友於議禮時亟反驪論兄謂弟以爲吉甫可謂神而又可謂有福矣去秋與草及弟相會於東鶴寺乃謂驪爲小人而今又有此洶洶其神而有福又倍於昔年矣月初邂逅尹拯於益山途中見謂乃翁

新得驪書其自是益甚云矣聞其人歲初久住仁里云得聞其緒論否

又

昨書良慰但土亭之諭不類令人捧腹此中諸少之議何待痛禁而後止耶使吾輩獲罪猶當觀時相勢況今　聖明在上未知將如何處分彼輩之所爲觀其設心則狗不食其餘矣與之相校不亦辱乎今日少輩之責只講明其源頭無有所疑可矣

又丙午四月

史官傳授下札慰荷慰荷聞以將上章附啓云其疏辭將如何若如館學之無甚發明則不如不爲也弟

則何敢也只縮伏以俟臺啓之停且看彼輩再舉與否然後自列請罪而已聞彼輩多至溫陽云若果再舉則必爲背城決死之戰其勢尤可怕也自離松楸凡兩度呈書承未見之教可訝李內翰冊子方謄未訖訖後呈納也領台挺身擔當其意可感可尚今日事若非　聖明在上則賤臣之族赤矣曷任慶幸之願哉然事機飜覆之時則今日事益爲難說之本而得見方伯書則以爲氣百倍云可謂只見目前也

又

彈章屢發之慮果如來示一時洶洶未知何時寧靜耳聞韶事極可駭此間章甫雖甚疲驁忍與此輩人

相校耶今日李生來言已發私書於所親云可謂輕發矣然不遠復善矣如必遂非則非小事也吉甫書思誠今日殊甚覺悟云此實友朋之福也第末路人心屢見變遷如復有激觸之事恐其心着依前發出也然此人終始善人也曾見其書則於贊事深有爲我愍惻之辭矣然草與美則以爲炭甚於驪弟苦口言其不然而終不相合所見之不同如是矣

又

昨復良荷某令疏鄙意恐指天得也今日贊事與之校則辱也丫意恐誤何不戒之耶弟則此亦不敢爲矣非獨此事丫之相累甚多故聲息之不通久矣昨

者忽以書來驚恐驚恐

又

昨書謹悉朴書以爲幼能極憫嶺事欲令渠構出館學疏草而驪近作一册子極斥一番論議而渠名亦在其中故畏縮不敢副云云論驪之說恐市說恰好吉則抵死以爲疎脫及細看其情態然後乃以爲小人未知黃輩之意今如何只其徒之說屢變恍惚不可把捉耳昨不敢詳者不欲破朴戒今承下詢敢此

幸卽滅勿洩也

又

昨金浦李生欲進辭拜一書李視日勢不果進卽拜

下札稍慰慕用之私弟今將東入矣暮雨朝晴日色清和　二聖遊豫萬物欣聳可謂千載一時矣自劾之章何時可上耶鄙意則未見嶺疏未知　批答而遽然以不得迎　駕爲說有所不敢只縮伏以俟行朝諸人或相示可矣未行前有副急文字固未暇於草疏雖有暇未見原疏與　批答則不亦難乎宋徵殷未聞其計承示驚慘乃翁何堪可悲可悲趙判書事邈然無聞欝欝

又

再昨書照未嶺疏更有聞耶昔年載邇語人云我今雖如此某若危禍則救之者唯我也今日當不眯而

見之矣好笑好笑方伯朝報因其人轉上耳

又

連拜書慰幸去歲則雖有凶慘流言而無上達　天聰之事今則大異於前不敢近　行朝矣兄則與弟有間自善道已不深論只可略略自列然後仍隨駕還都奉　元良行册禮因傳之德義則一國賴之矣默觀形勢似當如此矣若於　行朝登對時痛陳嶺事則尤善如此則近處章甫益無事於疏辨矣大抵疏事毋論是非長者止之而不止其害理甚矣東萊云紗兄之臂先有紗兄之失不必更問所紗之爲何事今日事正如此且有一事今日嶺人實吠聲也

其不能句許尹之文者必多矣此間人想亦如此豈非可耻之甚者耶妄意以爲合懷沃之士其所識見論議有能當權惟兄弟之半箇耶吾每以此戒一家之少輩以爲汝輩但究其禮書源委云矣不如此而徒作紛紛則豈非可笑者耶昨書白直云云可謂善戲矣草嘗言君非不知炭之不善而爲女子回互是不直也同春入少輩言知驪炭之不善而亦爲緩論亦不直也今日無如我之愚直云云何其與來諭相符也可發一大笑也秦吏所報何慶如之今日喫盡苦狀不如早死之爲愈而只此爲須臾毋死之願耳宋哀別紙還納老先生所論不過嫂叔繼體之辨而

已只大綱說未暇於繼體中細分其隆殺也鄙意如此未知如何　元良諱韻書從晄恐當如晄讀耳李生昨借庚子録曾記市南語令孫兒有付籤處今日市若在則亦能明辨矣思之釀涕耳　時春坊文泰善以東宮講學事有所報故書中云云

又

朝書謹悉第必欲二之之諭不勝捧腹今日事自我言之則與衆而兵强自彼言之則敵多而力分此曷勝願同之心哉只彼既分而二之自海疏已有輕重取捨之辨洪與金全歸之弟至於嶺則又倡言獨攻之論故昌寧頗與其論兄雖欲俯同弟雖欲援尊其

可得乎外人若或同之則於我榮且有力我豈不欲哉且如昔年李芑等欲並害文純而其徒以爲如此則難免小人之名而遂置之今日彼輩之偏舉豈不益有光於盛德耶且念此事愈久而愈大兄須在井上可救井中人今日兄獨超然得脫未必不爲吾輩之福如何如何

又丁未正月

數日來體候如何想益煩擾矣弟今入靜處眞若脫去桎梏也文字數日後當拜上今則只欲言病欲略及時事則只恐衝口而出有害於事且畏吉甫之譏方此趑趄未知兄將欲如何諸議皆欲吾儕必行而

竊聞方伯兄弟之論則有不然者盖曰如欲有爲則可矣而爲　册禮必動之義則未見於先賢行止之間云矣

又

昨書照未朝報政目並還納持令極可歎服一居州其將奈何弟之蹤迹如不如近日則必不能但已而復惹得紛紛甚恨如此之不早耳昨李表遂不敢辭下脫而略識之四字

又丁未八月

復書爲慰前者所以聞於左揆者以爲國中方頗集註小學而諺解則仍舊無異郢書燕說朝家若設一

局別爲諺解使並行則似好云云今此禮官之來似爲此事耳

又戊申十月

聞　命不敢堅臥力疾趨詣至今尚不下一粒凜然自危不得已欲乞暇往省平山祖墓因數日靜攝於村家僻處而此是格外未知得請否也賤臣神色伏想　睿鑑亦危之故今早使權愉來視之矣昨日說話未思有錯錯則弟必倍於兄矣拜於戶內以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之文觀之則戶內似是而諸人不然則昨日事妄矣瞿然瞿然方此震掉不能一一○吾輩自處一歸字外復有何事如待更有壎篪

而後歸則太不智矣今舉子多聚不知復有何等事也以故極欲西行如聞有事則因欲南歸矣兄莫有廣州意耶江經魯聞循良吏斛事必有曲折而遽被重駁可歎可惜略有所言于度支未知見聽否

又

日寒此甚凜然益無生意蒙此書問慰感無已丫事渠雖不見重亦豈自我儕先下手之致耶此漢只守不然不尤兩句而已最是職名見遞則浩然而歸都無形迹而不可易期此悶如何可言

又戊申十二月

回教諱悉鄙意吾輩留在豈曰全無所益而然所益

於　國者甚少所損於身者甚大然則今日去就之義不難知也兄如欲自廣仍歸則弟當承教稍遲不然則似不免先爲着鞭矣幸財示如何第去就之際必被人徑先啓達叨蒙　異數此大未安矣如我不肖者何足爲輕重而每增踰分之　恩榮耶

又戊申十二月

書問續至慰不可言　本源上大有所益果如來示則真太平萬世也事無足爲者矣如此則無可去之義無可去之義則廣行不須作矣弟意則每以徒自敗其心身爲大憂耳今於辭職疏欲及武試加數還止之非未知於此事兄意如何示之先表運令願見

之故令與吉印送耳

又 己酉正月

綱目以兼講稟定矣弟所建白只訓局變通事而時議不一恐未能行也別軍職事在可否間未知終如何也此外則大司馬多有所陳弟只略略挾助大槩多蒙 擇納矣禎樞更有所聞示之

又 己酉正月

承慰無任弟苦於枕邊人馬聲再昨移寓昭格深谷清絶有似山間不知城市在傍而屋宇齟齬感寒不輕方負陽於巖間此何景象耶加以武仲家事聞之驚慘頓無生意惟其長婦事雖不忍聞而極用歎尚

爾蔡疏見之幸甚詳閱而還納是計

又 己酉二月

昨覆登照否近日事以高見以爲如何始者妄謂尚可爲今乃大不然甚悔前冬不遂南歸也昨日徐疏直以不忠斥大臣而不以爲難且設倉之事是弟所主而因此起鬧至此則弟何敢安耶不得已將陳疏乞退矣未知兄將如何大抵今日私意俗論窟穴盤據莫敢誰何而欲以碎力下手無怪其如此也

又

問書殊感弟之蹤跡自兄視之可以留在乎不免爲逶迤免歸之計今日之劄亦無咎人之語矣大學之

當先已有先儒定論似不可易也餘容早晚進叙

又 己酉三月

春寒尚峭未知京裏亦然否旅中起處如何去就之計復如何自去冬每進保晚節之語此實出於至誠而未見垂納然此心猶耿耿也無益於國有害於身後時回顧不勝其悔則朋友與有責矣自在京微有所聞而不敢索言想或默諒也藥料珎荷珎荷

又 己酉四月

貴兒又夭慘矣慘矣大抵儕類運氣一切相關奈何奈何弟引送外孫喪日與汝望苦辭相報而已 回鑾後成筭何居恐不如歸保晚節此語雖屢陳之亦

何嫌於瀆哉千萬適逢禮郎行草此倩達耳

又己酉四月

即日族況如何久不相聞戀溯戀溯貴二女夭皆有慰書能免浮沉否弟姑恐始欲於路左瞻送鑾輿貞相力攻遂不敢進只入文字耳閔令說得來書春宮比頗瘦削云憂慮罔已今則如何

又己酉

昨聞廟議蒙允不覺涕下此一似復昭陵後羣情也聖德至此復有何憂誠不勝慶賀矣弟利症尚未已氣日虛脫凜然自危也餘竢面悉

又己酉八月

承書慰豁獻議中不宜從殺誠至論也然　列聖諡冊見失者多則宜並汲汲追補不獨於　聖妃爲然也如何比與尹甥相守誠爲喜幸而亦甚愍然也

又　己酉　九月

風氣已爽未知亭中亦然否禮郎又遠來心極未安也下諭不敢知然以事體言之　宗廟者　太祖之宗廟其下　列聖毋論　大王王妃皆得祔謁於庭矣今　神德王妃則卽是　太祖敵體之位其何可下同臣子之禮耶且庭謁之時　太宗以下諸位其能安於心耶弟則今復不敢獻議矣兄須以此意亟上文字以陳之如何聞　祔禮定於初吉不勝慶幸

也

又己酉十一月

再昨厚姪爲傳廿一日惠書阻濶之餘甚慰且謝弟傷敗於隆姪之喪次仍成背節泄利方此苦苦老景事甚可憐也示諭　聖候驚慮罔涯此間絕無所聞矣馳進起居誠臣子之情義當然而如弟者病既難强而又時義不便只自煎熬而已遯碑誤字當如下示矣萊碑追録謹俟文字之投耳令孫輩事此亦無所聞惟是隆姪在時好議論每說人家子弟纔出門外所行不滿意貽累於父兄者多矣故渠防束諸子甚嚴切不令與人相接及閑出入矣渠既死而其言

甚可思故收拾兒孫欲忍飢同守而在京者尚多憂慮甚深故前書略及之耳大抵少輩不可令自在於閑捍之外矣

又

發行後凡得三書知執御自鳴灘遂西可見仁人之心矣然憂慮之意則終不能無也自古晚節之損壞者皆由於出脚蓋出脚而滿衆心者難故也第二書末端之諭不覺竊笑此若有所抱可以及人而有益者則昔年當自爲之不暇矣其齟齬齮齕自破敗之狀豈不照悉而猶有云云耶鳳山祠議謹以陋見略報於閔尚書幸取覽而可否之曾見坡山文稿拾遺

一册其中記龜老數事甚不好意者爲人疎脫不惟自誤而誤人者多矣今日祠議竊恐坡門亦不能尅於心也其行狀曾被其裔託付而極草草無可考令其詳録以來訖今幾七八年而更無消息雖欲終作無如之何矣聞草廬同赴　召命相念之意倍加也昨戲答汝望書以爲昔明道勸起呂馬二公今日起而吾儕不願之不是二公不及於呂馬則必是吾儕無明道心而然也二兄果如呂馬作處則一國受賜多矣翹企翹企

又　庚戌七月

遠承褫中復書忻寫無已所諭日下事極歎此中無

外人無朝報亦無書札一切不聞端倪矣今因副本略想其大槩矣昔年在京時弟每謂豚兒某必須終始氷淵無一疵可指也萬一蹉跌則難矣今果如此此則雖尺童必知其然故弟有千一之得矣退溪拾遺李主簿誠哲在時用積年工夫僅得其諸而果因韓宰謄出矣第訛舛甚多而不可校準於元本故已與尹拯朴世采甫相議校正其書方在尹哀所有數日間校畢還送之示來則當呈納也第聞因此李主簿酷被謗議於嶺外此後則不可更見元本欲更謄一本然後出以示人盖慮或失也

又庚戌九月

兩書並悉物恠尚不當有況人妖耶不可但付一笑而已然不須驚動以助國孽似可矣第於事體似不可都無事想已有結末矣聞結末後以小疏略陳皇恐之意或可耶商示之迂狀呈上貴孫書亦納

又庚戌十月

白上舍來傳書忻荷忻荷弟遇寒增坯仍欲永謝逢迎而亦不能如意自歎力量之不及於人也延姓人果以不道言誘怵於人則不可容於覆載而終見放過今日可謂至仁之世也日前長作希夷人今番乍出頗與人接所聞宜有布聞者而煩不敢也

又辛亥正月

今日事不待來教而不勝傷恫也示諭之意姑不論義理之如何而若或如此則任事者必不能安而有辭免之舉則其害於事而益致人死何可量哉且以此蹤迹敢言時事則人必倍加驚訝故去秋有所具疏本而遭變未上者此只陳情自訟之實而猶趑趄於繳達矣拾遺奉納以藏在墳菴故遺兒孫取來之際以致晚暮耳

答金仲文 益熙 己丑十二月

賁 吉人致惠書奉玩如對弟胃症轉苦一時所喫不能一匙而已思嘔吐此蓋運氣不佳欲棄斯世而去也 新命豈敢俟駕第所患如此見在山堂乞憐於

君弼父子製得柳醫所命若得一分見效則來初當起發而日字遲延極用惶仄明將拜疏乞遞倘獲所願何幸何幸太宰之職若不用捕龍搏虎之手段只欲循例牽架則大失人望然密贊之功政在能者幾活手少紓畎畝之憂耳泰兄曾相見數相聞最是松兄合家染癘渠獨奉慈奔避避處慈患極危令人愍憐弟亦昨聞尹女病劇憂遑若狂千萬何能以筆盡只此

又

別後謂即還　朝亟以一書乍道戀慕之情倩家兄轉達不謂兄難進之節彌亮湖海之情已痼沉潛書

史優游卒歲綿想玄中之趣不覺神爽之飛越也今日紛紛聞兄實發其機而諸人受其禍未知果然否竊恨却步之不早惹出許多也弟老人粗健只是歲惡債急生意索然老人移在舍弟家眷屬各已遣去堀處空山遽作山僧計活頗覺省約王承福其不欺余哉今日之事無復可望兄既徑先跳出却無痕迹從此藏縮更不出脚則蟾江老人豈不更賜真訣耶嘗惟衿公既上掛冠之章亦無仇仇之執而逶迤復入遭此跋躠帶累諸人易所謂介如石者恐不如是也如何如何兄竹谷之計果不差池耶尚未見弥老未得勉就可歎汝望卜地甚邇定以來春築室

庶得朝夕相從此兄缺不可及也此中倘過旬日債事庶可粗完若無意外之撓可了幾卷殘書而亦何可必也最是老先生行狀尚未整頓蓋待諸人各以聞見添入然後可無滲漏矣兄亦早爲一小録見示如何近者沃鄉諸少與恠鬼輩相鬬老先生頗掛齒舌不勝痛苦幸賴主守略向鎮定耳此事非面難悉迖兄亦既復入第其脫出之意甚堅殊可尚諸人撏剥殆盡而其未盡者猶欲强與支撐何處有高臥者歌枕而一笑也自餘千萬都付神會癸巳閉關前日泉弟○室人爲見其病母昨日上去勢將過冬其餬口想極難兄欲卒究前惠則幸因船路略添涸轍如

何惠鮑將依納老人極用感幸前教鷹其或不忘耶

又 丙申十一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哀傃中昨自沙齋䖍示所得書尺時有劇言悲辭極令人凄惻不見兄書今幾日月雖享安樂尚可相念況所苦如此乎不審比來復如何以兄稟賦豈至如所諭假如大暮差早弟病日痼只是數飯間事耳何足相言老先生謚典得蒙 寵許適此凶愍未得與聞諸賢末議辜負奈何聞有沙䖍亟草以付不次謹疏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書

與俞武仲 棨 丁亥十一月

山雪江氷依然去歲梨湖路上而只恨非吾兄之爲見也即惟政履起居如何瞻戀倍品弟菽水依遣而遭此歲惡計拙溝壑縱是本分然緬思古人事育之道殊可忸怩九月書前月晦間始得披拜慰釋之懷怳接笑談金生云云弟雖愚陋獲忝遊從之後其日已久豈敢相信不及然韓文公所謂懼足下之不我知者則些少有之其然乎呵呵兄之歸計誠亦善事然以道理言之既已不免出脚則亦不必苟去以惠

一方生靈亦是一事每讀朱先生臨漳千里饑殍流
血之說未嘗不流涕以爲仁人之心果如是惻怛也
如何如何然亦以簿餘旋取古書看過每以義理浸
灌胸中兩下做去則眞是仕學相資此實下懷之切
切所望者也弟比以糴役之餘抱書入山早晚閑看
獨學雖陋不聞外間閑是非則是可樂也清川書及
霜香依受答書幸傳擲如何千萬適於逆旅索筆作
書以爲早晚傳達之地

又丁亥十二月

德門不吊于天賢姪遽又夭折莫或以哀滅性耶倍
切驚慘伏惟慈愛加隆悲痛沉慟何可勝任相去絕

遠喜戚不以時相知茲豈通家之義也弟奉親孤居隨分支過而貧病之狀渾如宿昔耳昨者堂姪以事委晉憑有縷縷倘蒙登聽庶悉此間事矣兄之歸意曾因泰之得聞其甚銳渠因說奉勸速歸云鄙意則不必然耳當初既不免出脚則上可以擔荷世道硬着脊梁縱其力量不及少試良社利澤尚可及人苟能公此心而爲之何者不爲儒者事竊觀明道晦庵之事豈淺之爲丈夫之所知也今若非關義理而苟去則日前懷章未免爲十口飢寒之計而亦恐半上落下也況政漸成事漸暇則亦可以讀書浸灌栽培徐出而擔荷世道大施於厚積之餘則豈不益爲士

林之光也更願勉旃以慰瞻仰也水原丈竟不起疾慘痛慘痛思吉之昏誠可嘉喜兄與明甫倘終成約豈不益可喜耶此兄今日狼狽實朋友爲謀之不忠良可自責也清川固知兄終始任之故每謂其行其止必宜施措來春亦豈遠前書已詳報矣惠來二味琭感不容已租斛尤出望外蓋門外吏纔已謝去救水屢絶拮据之間老人不能安意所助可支數旬何感何感千萬被督不宣

又 己丑六月

當初實有願忠之志冒昧請對以事義言之則似不待自請而苟冒妄發宜乎狼狽也其後引見之教出

於 聖意則可以勉留登對政院强而後可則此見無狀已被厭薄矣豈可虛拘今日渡江雖近悻悻然疏中既已陳達則不敢遲徊以負誣罔之誅矣然回首終南涕泗交橫君臣情義是知出於天性而不可滅矣其次則不得奉諸兄周旋極用惘惘而亦知諸兄之不能不介然也惟冀珍重

又 己丑七月

愼齋面丈一日再來勉留則固將留數日聞政院以將去請留爲啓則說去不去以干 恩澤實有要君之嫌故以一疏留上而歸孤負吾 君罪重心惡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實先穫之語也然此行若有一毫

有疑於　聖意則天必厭之第既出還入殊係廉耻況國儉不得不示之以禮小過時義當然面丈之意竟未副此恨豈下於負　聖主早晚說及願從吾兄謝罪也竊觀今日形勢清議爲客異論爲主必須疾收俊乂聚在朝廷然後多者勝而異論自消正晦菴所謂久病之人病其氣海丹田則氣血聚於胸膈而耳目手足利矣此分明必見效之訓也兄須力持此義密轉事機至祝至祝千萬加護以副遠誠弟亦非長亂倫者倘有難免之關則敢不復作妄動以佐下風

◆又庚寅元月

歲序忽改伏惟並納洪禧贊賀無量弟奉老迎歲喜懼之餘自歎年衰學退永負初心也因尼廬伏見來教累紙奉讀累回蓋至於紙毛而不釋也今日事勢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況兄高明豈勝畎畝之憂哉然天下無福使伯淳無福奈何奈何示諭欲作一册子亦可見仁人之心矣今雖不用固無害於可用況天啟祚宋安知終不能當　上心耶唯冀益竭心思使綱條燦然俾人人知如此必可以有濟不如此必至於顛沛則吾兄經濟手段不待身出而已行矣來書當轉示諸友也弟方待疏　批當看　批意更作如何去就也〇京大同已成頭緒而愼齋丈啓罷之

其後請選諸人陞秩且請選幼學入仕右台防之甚牢至有作威福等語蓋所以報大同也潰裂至此萬無所望兄與一正有分可作書宛轉之耶

又 庚寅三月

得兄旬日書披讀慰豁頓失沉痾所在且審春暄靜履佳休忻慰並深弟自前月望間長在痛楚中迄茲餘症未除差劇無常不但其外之虎食也時事不欲聞吾儕生匪極樂死何甚惜病中虛彈屢警束裝裹粮以待的報今聞幾箇安危禍福盡託於一婦人而朝廷方且動色相賀云吾儕苟活眼看此事無寧一死之尤安而屈子長年度世之願莫或有一道耶每

從君弼問藥不覺一笑吾儕從此共作閑人早晚小車欲作中間之會耳

◆又 庚寅四月

曾奉雞山之約三昨力疾西行中道忽聞兄有過嶺之行驚愕失措不能爲懷此於賢業爲有光顧在治朝極可傷惜想兄徒步就道西山之脚能無血乎寺橋病不能握別臨川貧不能贈驢區區此懷想兄默會之耳素患難行患難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前途千萬加意愼飲食戒風土以副遠誠今到鎭庀不忍獨遊雞山仍伏林廬因循奉候未知得免浮沉也行中書册幾許熟看程朱文字以副玉成之意

幸甚幸甚

又 庚寅四月

十二日聞兄遠謫即拜一書將因褫奉候濠兄忽傳兄初六書知已發行惘然之懷一倍增劇嘗謂季通之謫朱門有出涕者何至如此今日當着乃知人情之不能已也然朱書中所稱東坡帖亦甚洒然方以此慰傷歎也我東文獻近殊衰歇須於僻寂中抗洗得一件書册以牖斯世亦是一事天意亦非偶然者矣幸乞勉旃毋爲詩酒誤此可惜日也如弟昏惰復嬰疾病前途事已可知孤負皇天降衷之意只切惶恐耳辨誣文字方欲構出早晚當有就正之路耳

自餘只祝加愛加愛

又 庚寅閏月

居夷當已成趣聞今冬北地無雪天意或慮凍殺以此餉之也然每值勁風北來心腸若摧砭骨之苦何以堪支牢塞戶牖靜對聖賢書日有新得將不知年數之不足玉成之厚其亦至矣第自今人心不平時事將無所屆此則杞婦之憂終不可極也途中數書一一奉讀無幾微見平日講之熟矣而第聞兄深以二哥爲念此人情之所難免然亦當有以排遣毋太惱思如何弟寒後病情尤痼將不保朝夕未知造物姑留得此身以竢兄之生還否抑聞外間論議甚峻

或令踵兄遂去使嶺海不落莫否一切任之而已兄去後嶺邪魑騰一上至造僞批以成醜正之謀極令人體栗豈所謂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者非耶千萬病苦僅作此未知此年得至兄所否只祝加愛

又壬辰十二月

昔吳士自死以應少微只爲千古笑兄獨何人暫時往來能應天星至此昭昭耶此說吾徽諸趙德厚矣抑於兄將降大任故姑以此示於兄與人耶此眞可懼者兄行幾日出來耶若到林庄敢不卽進以叙不見兄幾年而未得相訪於彼惠州眞在天上矣慚不慚負千萬只祝行李佳安○時事將稅何地古人遭

此而善處者何人耶示諭伏望

又 壬辰餘月

蒙拜回帖謹悉盛意辭嚴義正又以見物我無間之心也何幸何幸第有一說不容不暴白以答見愛之意也凡上樑有文創於何代蒙未知其所倣然宜莫如朱夫子而夫子於同安經史之閣用意勤矣士君子言行得如朱夫子則亦可以止矣顧何害於從夫子作古乎況於古世又有可徵者晉獻文子成室張老發焉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茲豈非上樑文之所源乎如是而猶以爲非古則不敢聞命也兄且以頴蒙見解

君子謙德安得不云爾乎顧視一世不敢謂無其人然清名直道爲士林推服者則此中諸人不敢求於他人矣更乞每甚退託終塞衆望如何此中造請之願實切而前帖西山之拒人甚力故不敢遽進也伏乞并亮也蒙教實之當先者則此中諸人實共銘佩也此政所謂尊其人不若慕其道慕其道不若師其心者也眞可謂要言不煩矣自餘并俟面悉

又癸巳六月

自兄之歸戀思尤切曾於荆江圖受兩三人小舟約與黃生流下欵逢自春徂夏病故頻仍計遂差池去秋理芒爲遠訪之約者非誣則妄也即日暑熱靜裏

起居冲裕見看何書想日有趣恨阻清誨也弟菽水無他忠原纔得出塲從此安意丘壑庶不爲朋友之羞也前教欲令再章耶此中由善兄竟作古人遺疏盡忠正席中堂安然而逝正終如此兄者古今有幾人哉此兄之去此中極蕭索古人不由西州門者良以此也承兄說及不覺增涕時氣不佳千萬加重

又 甲午五月

皋蘭之會撫事增喟暑潦兄履崇毖弟 誤恩尚未全削已上三疏倘蒙盡行降奪眞拙者之幸也雖或不然麋鹿之姿依舊不失化工之所畀付眞不偶然耳只是初 批責以分義再疏略以晦翁說發明仕

止去就無非分義矣筵中　聖教乃謂某無乃有所未安於予耶聞來震懾無措今番所上蓋以再陳前意並申瀝賚之請耳蓋再疏義有明據而辭欠婉轉致煩　睿教蓋其氣質之偏隨事發用古所謂變化者用得何等工夫耶可勝悼歎來覲扶衙已數日始謂當進門屏做數日之欵遽以事東歸人事乖張乃如是耶潦聲凉生庶復鴈門之踦惟是渴企然仄聞鉄令輩爲兄偏詢日者皆謂遯月當蒙　霈恩若然則後會亦不可期矣然彼謂兄困跲可憐而如是憧憧耶抑人情之不能已者耶絕可笑也望兄出場可喜險途中順境尤不易事也

又 丙申閏月

時烈稽顙再拜言卽日暑濕尊履若何斯文不幸愼齋亩文竟啓手足慟貫五情莫可涯際孤哀出入其門墻殆三十年其溫謙愼密之德雖不敢窺其彷彿而情義之深則實同山丘禍鬯餘生無復依歸摧痛之懷何可言喻士林摧頹誰任扶掖之責竊恐尊兄從此有不得辭者而其於志不平也益復致意也言之至此尤覺涕隕痛哉痛哉殯斂之日旣失相向之慟斬板之時亦當如此未知何時奉叙哀悃耶

又 丁酉七月

昨因官便覆呈鄙意早晩當得登徹矣弟疾病連仍

憂苦兼之所欲爲者尚未草定甚以爲撓前教實符賤懷其餘切而急者幸復見諭也若復數數立文以惠則尤爲幸甚而不敢望也盖將用晦翁囊封之例別用一疏請於　上前開拆雖係機密亦無礙難也更須精思以教幸蒙　聖上開納則是兄忠悃得行無間於人與己也此朴生便甚的似無詿誤之慮故敢請之俯答如未易雖宿之亦無妨也朴生淳謹可嘉幸引在門墻俾供洒掃亦係成物之仁也

又　丁酉七月

朴生袖到崇帖洎別紙條示濯手莊讀感荷不可言敢不敷衍成文替罄餐憂乎卽日餘暑兼潦未委靜

履如何小小末疾想今良已矣弟前日所患陡覺加重隔死如紙尚爲緩言只可安如甘寢只是未得更奉顏範獨爲難瞑者耳其兄行計已央行後其舌難捫佇見江湖巖穴次第難安幸弟厚賴神明以病獨臥耳仄聞白江疏　批有至痛在心日暮途遠之教神往氣涌半死之身如上垂拱殿快讀第二奏矣願兄益儲其具進爲時用千萬幸甚草野願忠之意空自切切悃向驪江溯其風矣

又　丁酉九月

昔年此時爲覲扶衙歷拜高居黃花白酒甚蒙延款今日獨在山裏俛仰之間孤露摧殘已非昔時而老

兄清標邈不可攀只增愴悵之思也聘翁說朋友運氣相關剔惟父子而兄家大哥乃闡大科豈兄才德自當需用而沉聘鬱塞故發之於植槐之年也實亦運氣相關老兄從此亦將亨泰耶無任攢賀第念後生出身不爲銛鋒則或成繞指伏想兄家孺染素有本末但恐太怕贊外風耳好笑弟夙疾漸加寢食俱失四疏陳籲尚未蒙遞今則勢當以縣狀力請耳茲者竊有所懇曩丁禍故經歲未葬幸賴朋友宗族之賜得遂反周之願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或知此意而抑恐久遠之後呵護之不嚴薦饗之不謹以重區區不孝之罪故既爲表碣

以倘當世君子之文筆以圖不朽又拔貧買田雖親盡之後亦使歲講一祭之禮創立精舍六七架覆之以庋藏置祭器簿書仍爲齋沐具脩之所其規模壁畫大槩略備矣惟是世殫遠則禮益不及禮或可及而人心易怠此誠未如之何而第雖所不知何人既有其身則豈有無父之人歟倘以今日之心爲心則或不墜今日幸勤僅就之規矣願得兄一言以記刻置舍壁以示無倦幸兄哀矜而見副焉則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賜矣已得魯老大字扁以橋山精舍蓋襄奉二親在於丙申三月而精舍成於是年七月敢效寒泉遺制常守於此而朔望歸奠凡筵或罪以妄

學聖賢之權制則不敢辭也雙清祖考及先考石本文字各納一通或掇其一二收入於記中以示後昆亦不妨亦望復惠韻語一篇俾入斯舍者惕然有感發懲創之心則又幸之大者不勝區區祈懇之至雙清祖考兄亦其彌甥也表陰詳之而今未及録呈也曾於遯會微達卑衷而不敢索言今當躬詣拜請而時義所礙不敢輕出敢附懇於尹妙之行並垂財恕

又 戊戌元月

歲序已改戀德益深曾於鎮便裁書冀其轉達得免喬沉否弟自有疝痛日就委恭强坐食時則頭痛隨作誠非久長之候只得靜俟而已齋記蒙示潤色尤

切感幸謹拱手而以俟鑴誨之意前書亦略稟矣興
戎出好已付他門矣未知還有後世之子雲否可笑
可笑所可恨者因此妄言露得許多人造化美村則
幾於滿身青正好欹枕看可發一大笑也有小文字
在魯衙仍請其奉稟於兄此無懷慶字可無收司之
律幸乞痛加斤正如何如何

又 戊戌二月

比來靜履益珍妹壻李士悟病臥經年竟以再昨化
去善良淳質世豈復有斯人哉痛哭痛哭爲喪家求
漆有郡內書太守與此家甚相親如被闇阻幸爲周
旋如何尹甥昨致惠札慰感無已教意甚荷愛念弟

非愛一動只是旣進欲效明兄則無才效誠則非習性欲如言甫掉脫則力量又不足只此便自難處未知如何則可幸望更教也方治歛事倉皇只此

又戊戌六月

戀思日切曾因餽禮上覆書想蒙登照否安否如何弟聞　筵中連有綸綍不得已爲忍死作行計中途顯仆則當上章退歸耳盖宗家在文義清州界近有祀事到彼因遞迤西向只以私從隨意止宿到雲擧所則氣力定知如何耳從前諸兄有言只諷誦而已到此地頭誠有多少商量在未知將作如何去歲囊封一用明教所蒙　顯施者只一二金久之兄弟密

言　所施者甚多而外人不知云此則兄之利益多矣更須精思切要之道畫一以教如何倩林官若巡便隨所在投之幸甚千萬都在默會○曾有所論五斗大同今日可行無疑否其本須在節用而滲漏侵欺之弊朝家亦設防禁此甚可憂者晦翁赴朝請問於李先生今日竊附於此義耳

又戊戌六月

伏問僉履若何馳滓區區弟發行後再蒙　聖旨固當亟疾前進而疾勢難强故得穩便處則輒復遲留蓋　聖教然也今午忽見晏老急傳所得咸令書令人身粟不知所措入京辨白固是事宜而旋思若遠

僉兄則疇與往復商訂茲倩巡令亟報僉兄幸須詳覽逐條攻破俾愚迷受用如何混定癸甲觀時三録並借示幸幸又須得大全語類有所考証並須見借如何如何尹　批若不厭衆心則當仍此陳疏復引和靖而歸矣未知如何

又　戊戌七月

營便傳到鄙書耶留滯旅舍日俟來報即因褫中伏承手書並韻語奉讀再三何翅疏寒而濯清也感戢感戢此上畏　嚴旨下迫諸責容易出脚已成狼狽之形未知既入之後復有許多物事也所蒙誨意懇惻丁寧令人感涕敢不銘心在骨毋或少孤耶幸亦

以聲欵於趙友如何如何二不足之戒亦當服膺但鄙性狷急見人無禮於吾　君者則竊恐忍不得也浙東之諭誠亦切實但不易誠心愛物者奈何奈何凡有所思幸乞逐一見教也草兄常時固爲議論及今請教則又兩唇不開豈以子陵之足猶爲事也耶好笑

又戊戌八月

復書深感無異奉對切欲相就而猶以職名未可可恨儒疏十分費力僅得停止而餘論尚閧可歎荒政之急誠如來教弟意以爲京倉之積尚多而有司怵懾於下吏不敢勾校必須先考此等略計國用而大

減民役是爲急務而人微不見信奈何奈何且聞屢
長清愼有餘而剛明不足日被侵欺故日就板蕩而
又兼救荒之任甚有物議而渠猶不能自處此甚可
慮云云矣所諭一說未知何事也極願卒聞之耳幸
密示使得奉以周旋千萬之望某令辭色無甚形迹
此則兄與吉之力然亦無協同意此恐終是妄言世
德之致也吉兄嘗言攻其父而友其子無是理也眞
格言也　聖候再膿後復向差自昨煩熱又作憂悶
奈何

又戊戌八月

未委行李已稅體中佳適否弟曾患痢症暫得蘇歇

困劣無比竊懼溘然於邸次也最是　聖候外人無得以的知數日前復大膿汁出升餘復常之期今尚杳然憂煎不可言朝廷氣象一味泄沓雖使孔明當之亦無可爲之勢矣奈何奈何日氣乍凉舊病已作凜乎不可以久留徑先下去義有所不敢安者終宵繞壁莫知其宜老兄幸有以見教也明兄以憲府論尹不能無形迹之嫌已出江上方在去留之間矣邸主人終不得其人踽踽乎尤無聊賴也前日以成言俯規之說始謂泛泛行言可付一笑不料因此漸成形迹極可憂歎外城禮訟弟意一如草說矣千萬忙撓掛一○凡有可教不憚諄複如何如何

又 戊戌九月

即惟靜履若序今日遯院縟儀已成否感念疇昔爲之愴涕老兄特蒙 天恩命除講職故有此矣兩世同寀眞是異事而 聖人覆照之德極可欽仰比來喜聳匪爲老兄也自 闕庭以至閭巷逢人輒相賀未知何以得此於梁楚耳想不俟屨何日入城弟九日得對論事之際語觸大臣方此引伏歸路漸開矣眞成燕鴻矣大哥已未行未知可欝

又 戊戌

再昨覆書照未昨政倉卒惝慌尤沒商量可歎沈之永嘉固好而前日政已擬玉堂郎位出示草本必欲

變通則似紛紜矣吳柳竟去銀擬此與僚議普同而只郎席曾欲擬閑漫之窠矣唯是驪徒極其揶揄以弟之不黜曹侍郎爲大罪兄試思之道理如何道理果如此雖不可黜在我之道當通物議使渠知自處之道矣未知如何初則曹果有浮薄之失矣今則驪徒之浮薄又倍於彼矣大抵此漢不諒己分時勢只欲竭盡心力以報　主知今主意未衰而儕流先此壞了信乎命也兄須備悉此間實事於尼俾鎮浮薄之習而毋徒爲彼輩所藉重如何如何○今日爲驪紛紛者金泰叔實根本而李劉輩大言不慙若使金少訒則庶可止息矣兄可連臂周旋耶君美持叔亦

爲其所動云可歎

又戊戌

鄙便值駕方用鈌然覆書隨至慰感無已賢良一路當如教示須精加默誊以助聾瞽也最是金李之說多不雅淡所謂恠鬼輩壞事必此輩也兄須極力宛轉只攻此漢毋攻侍郎則此漢當耐彈如綿耳吉處須緩頰使之少鎮浮議似甚得力處也永嘉此後當用盛教然莫不有紛紜者否亦精思更示也兄亦呈遞則講院事都没理會亦可悶也然區區寸忱只爲國家謀不暇於私謀矣如何如何

又戊戌

書至甚慰吉甫父子書讀之爽然固知有此等說話矣兄則務爲圓熟而草洞務爲妍美黜一種人尚且阻當尚何言哉吉責固當甘受矣然吉之父子所聞則一由希徒此則不盡出於大公也希徒各弟之不黜曹侍郎而亟擢其所宗以此爲循例此則甚不服也自大臣以下以希爲樹其徒黨不有 君命而橫奪墓地極力阻塞曹侍郎特一小小底氣力何可專咎而黜之耶今日事以弟碎力則可謂盡死而圖之而渠徒尚有不滿之心罵詈之言橫流迸出此則適爲希累而已極可歎也支丈已出弟何敢不出永嘉左右侍郎之所擬謹當改之矣二沈事謹聞命矣

又 戊戌

久不相見戀思可言即拜兄書慰感何極弟逐日詣闕筋力都消奈何奈何明日將赴備坐仍入　書筵是計耳驪擬示意固好而第聞貞陵李相以副前官之憩大以爲不是此路一開皆將以求而得誠可寒心云此後則當一切截斷矣言嘆耳已熟矣不足掛懷耳大司馬大官多爲助防將以爲成敗之央直是好笑只是來示則似得矣然事同一家弟何敢挺身當之大憲又遞何其多事也極可歎也驪趙果虛文矣方令徐議成川如何

答俞武仲別紙 戊戌

鎮院云云誠有之矣當初弟聞之駭甚以書責之曰若於此丈如此并與我絕之可也渠即大悔即進其座謝罪仍陪宿請教其兄洞釋終夜叙舊別時至握手戒之曰自後雖有行言兩不相信可也云云厥後渠見弟曰幸以不屑之教得改前過何感如之自是更無他端矣然渠攻驪甚力與驪徒一一如讐而於湖塲匿名之變渠不勝其憤有擔當摘發之舉戒之云君之道理只合杜門看書何必乃爾渠便唯唯想是因此而驪徒追拈舊事以爲攻陷之赤幟也前後曲折不過如是矣今日驪徒收拾散亡更爲一鑒之計明若觀火矣其明於利害者則又徘徊觀望又或

有陽擠陰助者而彼之躑躅雖百金抳有難徇得者矣槩聞其徒怨言則以弟爲最甚草次之南宮次之而兄家又次之他日吾儕更無所稅矣亦復奈何

又 戊戌

兩書深慰西原舊聞其清直之操朱絃猶有愧亟欲置之言地而論議略有差池故姑徐而又適有盤錯故姑使劇之然每值臺閣之窠未嘗不思令若遽歸碍以准期則當此乏人之日恐於朝家甚不便兄須宛轉其間使之姑勿遽決以待方伯之解惑如何方伯之所聞果必如來示而春長之說必是十分眞的弟當於方伯處明保其不然也即今畏事十分可念

而其代千萬極難公私兩憂殊不淺少故有此云云

別紙

再昨與郎僚及貳席停當賢甥事一處略有辭色必欲處之於宋下然無甚大段昨日有一處書來非僚以爲其祖本不善曾爲某處馬官貪虐不可悉記既遞三月亦不離館必盡括驛物而歸此一贓吏也又歸時父子且載妖物家道醜敗極爲搢紳之辱其以賢子孫不能喻之於道今於清選合有財量且曰若非其表則尤不可理會云云弟極其驚訝亟以此微婉其辭議於諸僚則又有差池弟以爲當爲此公自受無隅之誚而得擬其末矣其曲折甚多而大槩如是

耳兄試詳問示之則弟雖碎力當爲周旋以有者爲有無者爲無俾不終至顯蹶矣伯奮諸人思念如渴此等當待別薦齊整後有所議處矣遲遲之議固當認之末世人心不能耐久此可慮耳近以希事見之其徒無非火急人徒累此友可惜可惜此紙卽火

又戊戌

承書且見大哥備悉諄教慰感何極賤疾略已明將出肅矣君瑞事已聞物議矣大抵所樹立卓然後日寸朽自可置之是誠君子與人爲善之義今雖未可遽通而終不可棄此意幸須謦欬於諸賢如何如何

又戊戌十二月

兼官果愜所願喜幸喜幸前頭事欲如何大政自謂無私心而不稱於心者甚多況公議乎不免力辭耳今日事固當盡瘁死而後已而不才強作則未死之前國事先敗此不可不知也以此決欲自處矣兄曾有自暴私悃之意因此剖判前路亦坦然矣

又 戊戌十二月

示諭謹悉賤疾苦未已悶悶不得已明日將復乞免耳布尺長短　聖意樂聞如此而諸公持之至此可謂泄邇而忘遠矣自古重斂之國豈必君臣皆自入己耶雖軍國之用大重則民困矣在廷之人無非讀書談義者而至於行處則乃反如此此後則難可以

輕徭之說進於　上前矣可歎

又

李丈今如何念不能少弛也謚忕重違勤教忘僭草呈伏俟進退之命耳明日賔廳欲觀今夜寢睡爲進否第未知布尺之議將如何也今日大諫來見極言鄙語之當許宰亦以爲然衆心如此而終不得將順聖意則豈非大可恨也耶春兄明日必有剖判　榻前終無請留者則誠可恨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一